

方
舟
經
說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方 舟 經 說

李 石 撰

方舟經說

本館據涉聞梓舊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方舟經說總目

宋李石撰

卷一

周易十例略

周易互體例象統明
閏附

卷二

左氏卦例

卷三

左氏詩如例上

卷四

左氏詩如例中

卷五

左氏詩如例下

卷六

左氏君子例

方舟經說 總目

方舟經說
總目

左氏聖語例

詩補遺

方舟經說卷一

宋 李 石 撰

周易十例略

春秋有例者。起於杜預。易有例者。起於王弼。二例之作。以吾夫子立一定之論。如乾坤二卦。則諸卦之倡。謹始之例也。後之學者。因而例之。故作十例略。

无咎者。有咎而卒于无咎也。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者。剛失中道。爲亢之漸。坤之六四。括囊无咎者。陰進薄陽。臣強侵主。下卦之上。括囊以幸免。孔子繫之曰。无咎者善補過。過而補之。可免于咎矣。易爻言无咎者九十九爻。而何咎者三。何咎者。本自无咎而猶畏之。无大咎者。未能无過。何咎者。徒自憂於咎。一以乾坤爲例。作无咎例。

利有攸往者。可以往而往。不冒險而往也。始于乾之利見大人。猶曰可往見矣。坤之繇曰。君子有攸往者。先昧所向。後有所歸。猶曰可以往矣。乾坤爲例。利有攸往之卦十一。繇言其八。爻言其三。繇言有攸往者一。爻言有攸往者三。繇言小利有攸往者一。繇言勿用有攸往者一。爻言勿用有攸往者一。繇言无攸利者二。爻言无攸利者八。无不利者十二卦十三爻。槩之以不冒險爲利也。乾之象曰。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有利不言。蓋无適不利也。他卦爻之利。不利勿用。有所往者。倣此。作利有攸往例。孚者。信也。始于需之有孚。而訟之有孚。次之。需者。疑也。因疑而待其信。可以无疑。訟者。爭也。因爭而求其

信可以止訟。或曰：去就從違，信不信之決也。需訟之外，繇言孚者三，爻言有孚者十三卦十八爻。繇因事言孚者二，爻言孚者九卦十一爻。爻言匪孚者一言，罔孚者一。其曰中孚者，信之由中，而豚魚細物亦被其賜。凡信之有疑有爭者，莫不釋然于此。謹信之始，起于需訟作孚例。

悔吝者，君子求免于世之憂患，一本于正心誠意，慮而後動，迫而後應，俾不由于悔吝之塗乃已。然時有不能免者，一身萬物隨時所值，因易自忘可也。繫辭曰：憂悔吝者存乎介，介者微小，尙可以追維之。竊嘗謂悔吝爲二道，則悔大吝小也。吝尙可追維，而悔有不及者。亢龍有悔，此天下治亂休戚所繫，孰有大于此者哉？若夫屯鹿之不得往，則取吝；蒙以刑爲發，往則取吝；屯蒙二吝，吝乃非悔之比。大小隨卦爻所寓，不可一概。且以乾之悔，況之豫、蠱、困之悔，誠有閒矣。若乃革之悔亡，則以湯武革命，幾于繫天下事，甚大如乾之悔也。他言悔十五卦十八爻，无悔无祇悔七卦八爻，言悔二卦二爻，言吝者自屯蒙而下十七卦十八爻。小吝者二卦二爻，曰小者尙有大于此者乎？貞吝四卦四爻，吝无咎者四卦四爻。此悔吝之別。君子所以自忘于憂患如此，而有大小者，以乾與屯蒙爲謹始，作悔吝例。

厲者，君子以人心自危，而日進乎道心之微。惴惴自畏，未嘗一日不以憂患自警也。乾以惕爲厲，訟以貞爲厲，皆厲也。孔子于乾以危爲詞，獨於艮之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夤，心之上下。憂患有所限止，文王之詞也。孔子釋之曰：危薰心者，人心道心，危微之兩閒。正如夤之上下也。且言厲自乾以下二十三卦二十六爻，貞厲者八卦八爻，厲无咎者八卦八爻，厲无咎者以乾爲例，貞厲者以訟爲例，作厲例。

心情者。人之有心有情也。以人之有心有情。見天地萬物之无心无情。情顯而易見。心隱而難測。君子以易洗濯其心。雖天地之大。萬物之繁。如對鑑妍醜。无遁形矣。繫辭曰。聖人以此洗心。與民同患。是也。然此專出孔子彖詞也。言天地之心者一。言天地之情者一。言天地萬物之情者三。復則取其靜以自復。故能以復之心。見天地之心。不待觀而見之。大壯則以剛大而能正。不但用壯爲天地之情況。其在人者。至於咸之虛恆之常。萃之聚。皆天地萬物。其由斯路。此甚易見者。以吾之情。度而測之也。用易君子。宜以復之心爲心。曰咸曰恆曰萃。思慮所孚。可不勞矣。作心情例。

八象者。始天地大象。以求其類也。類乎天者。天象。雲雷風雨日月是也。類乎地者。地象。山水沍澤木火是也。并天地爲八卦十四象。剛柔奇偶。各以卦爻所象爲類也。陰卦取天象。陽卦取地象。錯綜爲爻。變化爲用。文王重易而立辭。孔子立大象而釋之。自其八者衍之爲十四也。以說卦考之。取象凡一百一十三。而大象所象。特一卦一象爲主。而乃衍爲十四。坎衍其三。離衍其二。巽衍其一。其寓諸爻者。爲九十九。所用未如說卦之數。而名物有不及象者。用易之君子。以意逆志。斯得矣。作明八象例。

貞悔者。鄭氏云。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卜筮所用也。然伏羲三畫。有內无外。有貞无悔。雖三墳八索。以步氣迎日。亦未見其爲占筮之用。抑亦文王所重。以蓍龜所定。胥變而爲卜筮乎。周官三易。鄭氏所言。蓋稽諸此也。且以伏羲爲貞。以文王爲悔。內外奇偶剛柔。以初爲四。以二爲五。以三爲六。始中終之義。變化酬酢。而卦之上下二體具矣。其爲貞悔。互相應用。不亦可乎。占筮所用。有以內爲主。有以外爲主。內變者爲內。

主外變者爲外主。明取其變以明吉凶。則易之神化也。作貞悔例。

彖卦名者。卦一名。名一字。盡矣。非聖人孰能說之。如曰乾健坤順。非聖人彖之。則世有不能名之者。八卦八名。伏羲名之。益以五十六名。文王名之。孔子又因彖之益以六十四名。其意以釋幾微幽深之義。以廣二聖立言之法。然皆強名也。曰天地止矣。又強名曰乾坤。乾坤止矣。而又強名以八卦。乾坤之變者。健順具一氣之元。晝夜四時。代謝摩盪。命之曰易。而概之曰道。故曰皆強名也。揚子雲作太元準易。曰一元之統。方州部家。三摸九据。因氣盈縮。晝夜分之。九九爲八十一贊。以御氣之變。有一卦而三名之者。出三聖人所作意表。易道或幾乎息矣。作彖卦名例。

繫辭者。易之辭也。易之有辭。自文王始。繫辭。爻辭。均曰辭也。孔子旣爲彖大小象。以釋文王之詞。謂之繫辭者。以繫其辭所自。不徒作也。故曰繫辭焉以盡其言。然則辭者言之盡。而有未可盡者。易之意深矣。嘗試分繫辭上下未盡之意。以韓康伯所注十五章。上繫之章七。下繫之章八。蓋隨意求盡。饜飫思慮。而有得焉。可以合而一之。詞之統者。如中孚。同人。至大有七釋。自咸至損十一釋。此可以合之爲十八釋。而乃分之于上下繫。何也。大衍之數五十。又合之以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二篇之策。而爲揲法矣。其下又再言天地之數。何也。至於十二卦制器。三陳九卦。隔章分釋。已无可疑。而學者以孔子十翼之分。有可疑者。彖一也。大象二也。小象三也。上繫四也。下繫五也。說卦六也。序卦七也。雜卦八也。十翼幾爲八翼矣。得无取文王繇詞。爻詞。二翼併足爲十翼乎。竊疑文王以西伯作易。王爲追書之王。而繇詞。爻詞。有稱王者曰王。

假之曰王假有廟曰王用享于西山曰王用享于帝吉將遂爲文王乎以大象所稱之王況之似出孔子或曰文言之釋爲一翼而爻詞出周公作繫辭例

右十例者據王弼例略而續之既具之論其有可立一定之說于无定之中曰體曰用二說體卽易詞所謂无體之體用則勿用之用此常說也惟易主變移易不可常者於例具之如弼之例可互見矣

周易互體例

易者以天地五行而生數由數而生卦因三而成六貞悔內外以數通於天地五行而八卦相資爲用以三而五而五行互體以六而八而八卦互體若非互體則易之變化內外上下不相應數有所窮數窮則生成之理或幾乎息矣易之有互體出漢人二鄭學易者以互體出劉牧非也因取說卦占象與卦爻相通者爲互體以應天地五行之數作互卦例

☰☷
乾上乾 九五風 九二雲

右乾上下體以乾合坤奇偶既立五行致用於天地風出於巽之木九三也雲出于坎之水初九也從龍從虎之象成矣

☷☰
坤上坤 上六龍戰 六三含章

右坤上下體以坤合乾爲天地之雜陰盛勝陽龍戰見血五以陰包陽故坎象爲血三以陰居陽故含章

䷁ 震上屯 艮 坤。

右屯上下體互體爲艮坤九五屯膏止而不得施六二六四坤體爲馬亦止于艮而不行故邇如班如爲有所待。

䷃ 艮上蒙 坤 震。

右蒙上下體互體爲坤震震爲長子故九二克家以二陽包坤故納婦以坤止艮故六三之女勿取。

䷄ 坎上需 離 兌。

右需上下體互體爲離兌兌爲口舌故九二小有言爲澤故需泥離中虛爲穴進遇坎爲血也。

䷥ 乾上訟 巽 離。

右訟上下體互體巽離初以柔承九四之剛順上不爭故明辯誓九二以坎剛遇乾剛臣忤君子競父掇患之道然巽順離明皆可无訟四陽之健而一人帶三奪之矣。

䷆ 坎上師 坤 震。

右師上下體互體坤震律聽軍聲初六伏于重坤之土不常失律九二上應六五重坤之順以陽應陰六五得震故長子帥師得坤故弟子輿尸衆主則非丈人矣。

䷇ 坎上比 艮 坤。

右比上下體艮坤互體初六上應重坤順之又順坎水在前艮止不流盈缶之吉六二比于九五以內

䷧ 異乾
上下
小畜
離。
兌。


 乾兌
 上下
 履
 巽
 離


 坤
 上下
 泰
 震
 兌


 乾坤
 上下
 否
 巽。
 艮。


 乾離
 上下
 同人
 乾.
 巽.

方舟經說卷一

䷵ 離上大有 兌 乾

右大有上下體兌乾互體九二重乾應兌以車能載以臣載君六五以離體主卦以兌說致信威行於下與同人相內外他倣此

䷳ 艮上謙 震 坎

右謙上下體震坎互體初六以謙柔越坎險之剛故可涉水六五以震懼處坤得象故侵伐九三主卦曰勞

䷏ 坤上豫 坎 艮

右豫上下體坎艮互體謙鳴于二豫鳴于初以坎險高下而鳴以求應和艮爲山爲小石止靜不動故先見九四主一卦以不疑得朋簪之衆

䷐ 震上隨 巽 艮

右隨上下體巽艮互體初九說以應四動以隨靜艮得所止之官不至失節六二不能上應于五而止於巽辭求悅係陰失陽大小不得兼得九四之巽體長女長男得其隨矣其守在貞

䷲ 震上蠱 兌 乾

右蠱上下體兌乾互體以九二之乾幹以長子之震父子巽順蠱敝之家不足憂主之以乾說之以兌順之以巽其幹濟矣巽兌二女母之象六四之裕六五之譽漸以无事

䷁ 坤上臨 坤 震

右臨上下體。坤震互體。臨陽長之卦。而以兌坤爲體。震動不靜。故二陽以大臨之。然羣小亦可畏矣。甘者苦之對。兌爲口。故知味長而不已。則泰道也。

䷓ 巽上觀 艮 坤

右觀上下體。艮坤互體。初六應四。以陰應陰。稚陰應巽。巽爲寡髮。童之象。艮爲少男。坤爲重坤。故利女貞。若不知正。則醜矣。巽以求艮。二以應五。巽爲白眼。窺女求匹。不可不正。

䷲ 震上噬嗑 坎 艮

右噬嗑上下體。坎艮互體。初九以震動而艮止之。震足。滅屨不行。以坎險在前。以乾三陽。錯坤之三陰。未能除閒。滅鼻滅耳耳。坎象。金乾象。黃。坤土中象。獄之有械。猶頤中有物。

䷳ 離上賁 震 坎

右賁上下體。震坎互體。震足初動。而艮止之。爲趾。坎爲輿而止險。故舍車。六五艮山爲邱。坤土爲園。束帛質素。五數曰束。

䷁ 坤上剝 重坤

右剝上下體。重坤互體。剝之一卦。以上九爲主。剝者陰極復陽。牀以置身。曰足。曰辨。曰膚。抑陰進陽。三得其應。重坤爲順。貫魚小人之象。以上九爲宮。以庇寵。可免於尤。

䷁ 震下坤上 復 重坤

右復上下體重坤互體復之一卦以初九為主復陰極陽復仁者重坤柔之仁四應於初爲中行

䷄ 震下乾上 无妄 巽 艮

右无妄上下體巽艮互體震動而艮止之以不可妄動天命亦可畏震爲稼艮山不畊不可以富以陽繫陰巽爲艮止陰牛之繫

䷆ 乾下艮上 大畜 震 兌

右大畜上下體震兌互體以陽畜一陰爲小以陽畜二陰爲大畜則九三應上九爲興太畜則九二爲興皆脫其軸畜而有養也兌說震動以艮而止六四爲童牛六五爲豮豕皆止健有待

䷚ 震下艮上 頤 重坤

右頤上下體重坤互體震動艮靜虛中如頤以求口實二陽初終之智以貪飲食非養也艮爲山爲小石附坤土爲巨頤

䷛ 巽下兌上 大過 重乾

右大過上下體重乾互體九二上應九五之兌爲少女老夫女妻九五下應初六之巽爲長女老婦士夫過唯謹其小不至于大藉茅於初乾乾自危也

䷁ 坎下艮上 習坎 艮 震

右習坎上下體。艮、震、互體。九二震動。而艮止之。與五險陷未出。所得亦小。二簋納約。其中有誠。坎水、明水之薦。

☲☲ 離上離下 離 兌 巽

右離上下體。兌、巽、互體。兌、澤、巽、廣、顙、目爲泣涕。離以柔順。附麗兌、巽、錯然之敬于始可也。九四下卦之應。風鼓其火而澤之。猶死灰然。

☲☲ 兌上兌下 咸 乾 巽

右咸上下體。乾、巽、互體。艮、少男、兌、少女。乾陽巽陰。男下于女。无心之感。初六咸其拇。拇施於足。可止而靜。六二則上應五爲腓。行則凶。居則吉。九三巽體應乾。躁其股。爲艮所執矣。

☳☳ 震上震下 恆 兌 乾

右恆上下體。兌、乾、互體。長男長女。以匹相應。二五之應。君臣之道。五以兌體之陰。委質于九二之陽。則相及矣。九四下應上比。雖禽不獲。

☳☳ 乾上乾下 遯 乾 巽

右遯上下體。乾、巽、互體。以艮駸駸爲巽。自厲其尾。否則致災。乾變爲坤。二應乎五。黃中坤。牛剛革。君子固志以遠小人。

☳☳ 震上震下 大壯 兌 乾

右大壯上下體兌乾互體重乾附兌入震初應于震說以爲進壯足爲趾必窮可信九三入兌觸藩必決六五之喪羊九三之羊上六之羊以兌體也坤爲大輿爲腹以陽包陰

䷢ 離上晉坎艮

右晉上下體坎艮互體晉進而有所摧見險而止六二之愁以險遲留王母六五之陰三陰附之九四鼯鼠艮體穴離

䷢ 離上明夷震坎

右明夷上下體震坎互體明夷傷也附麗越險以求出地其傷宜矣離爲雉初附于震則飛矣左股以震足越險以坤震坎皆拯馬故爲壯九三越險得陽震長子故大首挾南離故南狩上六上卦之上如登天回附於四故反入地

䷤ 離上家人離坎

右家人上下體離坎互體巽長女離中女附麗柔媚宜家以女貞故以險爲一家之閑初之應四離之又離以四陽主二陰甚嚴且節二婦一男婦子也

䷤ 離上睽坎離

右睽上下體坎離互體悅以附麗而以坎乘其交二女四男其睽乃其合也初應於四坎體爲馬乘而喪之于惡人勿逐自復六三應九牛隄于輿坎爲輿六五坤牛也上九應四遇坎坎豕兌澤泥塗之水

坎北方。鬼方。車載鬼也。弧矢取睽。先張後脫。坎爲雨。故遇雨反吉。

䷛ 坎上 蹇 離 坎

右蹇上下體。離坎互體。西南離方。東北艮坎二方。以艮自止于難。則西南可无慮也。往者重險在前。來者止而有譽。有喜有待。六二王臣蒙難。以冒重險。自出於文明之方。大人者來蹇。以應離體。

䷧ 坎下 解 坎 離

右解上下體。坎離互體。東北之勢。離明而震動。難之散也。坎穴三陰。爲土田。爲狐。故九二獲之以狐。羣自散也。重坎爲輿。陰乘陽爲負。乘高墉。上六應四。離體爲雉。出險而擊爲隼。故射獲之。

䷲ 艮下 損 坤 震

右損上下體。坤震互體。震以動入坤靜。而艮止之。損剛益柔。一人。則艮上九應六三爲友。三人。則三陽兌說震動。坤順以求益。損一陽之友。

䷩ 震下 益 艮 坤

右益上下體。艮坤互體。重坤以坤襲坤。震動得國而遷。依止爲艮。巽不自止爲失常。震驚主祭。其孚以誠。

䷀ 乾上 夬 重乾

右夬上下體。重乾互體。陽極反陰。必至之理。初九決可不用。壯則趾之不立也。九二應五。勇于必進。乾

乾之惕莫夜之行有戎者兌陰在前三則色厲內荏雨也羊也言也以兌陰而決陰莽之在田者爲莧陸。

䷀ 巽上 姤 重乾。

右姤上下體重乾互體以柔附剛牝豕敵殺羸而用躁乾金巽木牽于金柅以陽抑陰也魚陰類也九二以剛乘柔曰有魚四雖下比於初困于重剛失中故无魚以五陽受一陰包含如天。

䷁ 兌上 萃 巽艮。

右萃上下體巽艮互體萃以聚集初應於四以止以說止則號說則笑巽坤柔順三陰三陽亂次求聚爲艮所限孚不克終勿恤可也萃得萬物大牲之餘二以中應五薄祭亦可。

䷲ 巽上 升 震兌。

右升上下體震兌互體巽震合誠皆通神明用禴可也虛邑陰幽無人之境以巽順而說得民震以主祭岐山之享文王以此歟。

䷮ 兌上 困 巽離。

右困上下體巽離互體冒險懦柔困而附麗巽兌遇四求脫坎谷初應于四之巽木也故株木九二應五之兌爲口故飲食六三據剛應柔二女在前夫妻反目三陰三陽相反不順。

䷬ 巽上 井 離兌。

右井上下體離兌互體水坎出也。蒙養源於下井則泉於上木可汲矣。初之應四水附離兌燥濕相違則泥禽且不飲九二應于五坎陷爲谷。鮒離網中物六四兌澤受水之谷宜修之。

䷰ 離上革 乾 巽

右革上下體乾巽互體初與四二剛相應柔體中堅革之難也。三就乾剛也。虎豹之鞶以離之文炳蔚不同也。六二巽風從虎之象。

䷱ 巽上鼎 兌 乾

右鼎上下體兌乾互體乾爲金鑄鼎也。初爲鼎足中窒則否巽兌長少二女附乾子妾兌爲妾也。九四近君而下比於折足渥形六五居中黃耳離象蓋離爲雉。

䷲ 震上震 坎 艮

右震上下體坎艮互體震長子主祭以恐懼致福。初應四艮山也。爲九陵七日六爻周而復也。四遂泥坎爲水水在山爲泥。或曰坎豕淫泥。

䷳ 艮上艮 震 坎

右艮上下體震坎互體初應四之震爲足止弱不隨震躁艮靜坎心病也。故二不快震厲薰心三出險自反敦之反敦靜重如山。

䷶ 艮上漸 離 坎

右漸上下體離、坎、互體漸離鳥之附坎水者、巽風而干木、冒險自麗、危之也。九三應巽上六、艮夫巽婦、附離爲大腹、夫征子不育、婦失其道、巽木之桷、高而免咎、陵艮山也、婦雖不孕、止靜得吉、離者羽之文章。

䷵ 兌下震上歸妹 坎、離。

右歸妹上下體坎、離、互體震長兌少爲歸妹、離其一娣也、震爲足、冒險而上故跛、六三上應上六、幾成坤母爲須夔也、離爲目、故眇、震長子得位爲帝乙、坎爲月、得中故幾望、上六下應六三、爲兌之羊、坎附離水、赤血也。

䷶ 離下震上豐 兌、巽。

右豐上下體兌、巽、互體初九上應九四、以陽應陽、二體皆陰卦、實離、巽、兌、三女、不无其配、豐、日中之照、旬則十日、過旬非中則災、中之已昃也、震蒲葦、巽木、蔀屋蔽日、兌爲毀折、右肱巽股之上。

䷵ 艮下離上旅 兌、巽。

右旅上下體兌、巽、互體艮止離麗兌、巽、欲自媚說、物順人而不得行、旅寓之甚、六二應五、過信爲次、兌爲妾、故得童僕、三則離火焚次、童僕无留行、雉者離也、牛者三陰之坤也。

䷵ 巽下離上巽 離、兌。

右巽上下體離、兌、互體巽爲進退、爲不果、初附麗求說、勇于甚武、其躁于兵、故重以巽命、申申爲戒、巽

爲木。牀下致恭。兌爲巫。故用史巫。兌爲金。故先庚後庚。凡六如爻之數。資斧。離爲戈兵。

䷵ 兌上兌下 巽 離

右兌上下體。巽離互體。初曰和二曰孚。三曰來。九四獨曰商者。以言議之。寧小介焉。非病也。其說物之多通。不如介也。澤及朋友。離文明之益也。兌講習。語言之益也。

䷵ 坎上兌下 渙 艮 震

右渙上下體。艮震互體。震內動而艮外止之。以靜止躁。震巽皆爲躁卦也。初六用拯馬。以震坎皆爲馬也。机者巽之木。二應五。机以靜止躁也。艮爲山。冒險挺質。不顧羣。以渙君之難。大號巽命。血者坎爲血爲水。

䷵ 坎上兌下 節 艮 震

右節上下體。艮震互體。初說以應四之止。艮以險止之。兌以言議。震以足動。艮木之多節。坎木之多心。兌通艮塞。艮爲門闕。閤寺。初不出戶庭。是也。九二旣已知節。安於所止。不求脫險。以苦失中也。安者不求甚說。下比於初。以承上。甘者口悅之味。苦則衆口不悅矣。

䷵ 兌上兌下 中孚 艮 震

右中孚上下體。艮震互體。初九之虞。先見之信。上應於四之艮。以靜止動。爲机先之卜。鳴鶴二五。以陽聲同唱。艮山兌澤。九皋之禽。信之中也。六三應上九爲非敵。二陰二陽。以巽進退不果也。六四以震爲

馬巽應上六巽雞登山以兌而鳴登天之音失中也。

三三震上小過兌巽

右小過上下體兌巽互體小過中孚之變可以復不可以小過宜下不宜上逆順之勢巽爲雞猶中孚之遺音初六之飛鳥也六二過艮遇巽兌爲妣過君遇臣西伯事紂君臣之道嚴矣九三防之以艮執法可順不可逆戕之漸可防矣。

三三坎上既濟離坎

右既濟上下體離坎互體三陽三陰之變上下體坎離其互體離坎亂以求濟其濟猶亂初之曳輪以脫險水濡其尾可戒六二離婦喪茀以坎盜也高宗伐鬼方離爲甲冑戈兵於北方之坎也九二下比於初二陰爲牛西鄰文王也。

三三離上未濟坎離

右未濟上下體坎離互體未濟既濟之變而互體亦坎離者數窮而亂所當辯也小狐坎隱伏之物出險而疑水濡其尾水曳坎輪震伐坎鬼濡尾濡首陰陽之極既濟猶未濟者乾坤用九用六之數君子知其數之不可涯者既有未乎。

象統

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數者猶曰一二三四者此易之始肇於畫矣欲求易者自

其畫欲求畫者自其滋。滋者猶曰蕃滋。以一成二成三者是矣。而蕃其象。各以其類爲象。天下萬物莫不皆有象。類物而通其象之次。敍可迎刃解矣。物之生者。自然之天。其象其滋其數。因是而畫之爲三。衍而六之八之。則人也。人者。人爲之以其使之然。以合乎天之然。天人相符。毫釐錙銖之不爽。而易成矣。此象之次。敍不可忽也。蓋嘗以物之繫於易者原之。以類而推其象。其變化者。乃其象之通。而以易爲神。此兔蹄魚筌。如王弼之論。得意忘言。得言忘象。端有次。敍可驟而語乎。乾坤者。天地之二象。剛柔奇偶。其象通於八卦。自八卦通于六十四。此象可以類起矣。以乾爲龍。坤爲龍。震亦爲龍。必欲求龍所在。則曰天曰田。曰潛曰野。象雖可類。而有不盡言。似未可遽悉也。至曰乾爲馬。坤爲牝馬。震巽坎皆爲馬。坤爲牛。而他卦言牛。巽爲雞。離爲雉。而他卦之言鳥者。可以類求之。无遁情矣。譬夫味之適口者。必名其物。然後知味之酸鹹。衣之蔽身者。必名其物。然後知衣之長短。數之未知。象之未明。而欲明之。不已僭乎。繫辭曰。神无方。易无體。又曰。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故因其互體者。爲无體之體。仲劉牧之說。而與王弼辯。且天地生成五行五十五之數。與大衍五十之數相通。此蓍龜之用。易之祖也。易不有四象乎。言動制器卜筮。皆象之變化。體有不同。則可以互體推也。弼乃以五行汗漫。取四象者合而一之。未盡而忘易之所祖。是欺人父祖愚而忘之。以聖賢其子孫。是又其僭者。故因繫辭說卦立象。以互體例類而求易。因孔子以知文王。因文王以知伏羲。其所謂象者。儻不至牽合遷就。十可得七八。其他天人之奧。性命之理。如弼之作明象。得意忘象者。以俟後世用易之君子。作象統。

明閏

正月

小過。蒙。益。漸。

二月

泰三。需。隨。晉。解。

三月

大壯。豫。訟。蠱。革。

四月

夬五。旅。師。比。小畜。

五月

乾六。大有外內。家人。井。咸。

六月

姤一。鼎。豐。渙。履。

閏月

遯三。恆外內。節。同人。

七月

損三 否三 巽內 萃 大畜

八月

賁 觀四 歸妹 无妄 明夷

九月

困 剝五 艮 既濟 噬嗑

十月

大過 坤六 未濟內 蹇 頤

十一月

中孚 復二 屯內 謙 睽

十二月

升 臨二 小過 蒙 益

傳曰履端於始舉正于中歸餘於終此置閏之法也一歲三百六十有六日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爲之主以伏羲之三畫者分十二月二十四氣朔望日月弦晦之候天然之正舉罔吾易卦爻之數爲一定法以歲始爲端歲中爲中歲終爲終乎或以始子午終巳亥合六陰六陽爲歲乎三代異正其

所履之端。所舉之中。所歸之餘。亦異。則置閏之歷。三代異用。渺乎不見其端。茫乎不知其終。其中猶是也。吾知之矣。大抵以中氣爲母。以均其始終。中三際。一唯其歷而已。余將竊取顯帝之乾象歷。以建寅爲歷端。以合乎夏正。則千歲之統。幾在茲乎。且以夏時爲正。以孟春爲歷端。則置陰陽子午不問。不知何以爲氣之母。而會其中。或曰。无中氣者爲餘。歷之大小餘。則置閏之數也。所謂乾象歷者。堯、舜、禹、相承施行。至湯止。以立春爲節。而以冬至爲元首。周人遂以十一月爲正。以正六陰六陽之氣。吾夫子論四代禮樂。欲行夏時於春秋。蓋有所嘆矣。謂其欲修商歷。非也。乃乾象歷耳。按魯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以爲辰在申。司歷過爲再失閏。以星度知之。則魯歷之失。自周歷之失也。劉歆乃以漢歷正之。以明傳誤。班固則以春秋魯歷不正。故置歷之失。班固、劉歆皆漢儒。豈能以漢歷折衷於千餘歲之後。于是七歷真僞之論更起矣。魏黃初專取法乾象。酌斗分粗細之中。以合春秋日蝕。以正朔晦朔既朔爲定。而杜預乃以七歷皆非王者之術。何也。七歷多歸咎斗分二十六日幾一月之度。湯歷乃以四分一爲度之一。且天度經星。可以意增減之乎。此杜預之所以疑也。經星二十八宿。以緯之五星變度。如春秋所謂辰在申者。以水星之在申也。按晉武帝因魏之景初歷。更以泰始名歷。如泰始之三年閏六月二十五日丁亥。水星晨見。乾象則閏月九日辛未見。先十六日。黃初則以閏月八日先十七日。如春秋之辰在申者。相先後三日。其差氣三候有奇。不知順數春秋置閏。至是凡幾失乎。如是則杜預之疑審矣。夏正之四月。周人之六月。正陽建巳之月。雖無中氣。而大小餘之積。似未可閏。而

閏之可乎。惟我宋以六月置閏。凡三。淳熙歲著雍閭茂。月則且置閏。與晉泰始合歲月。而用易之姤。以兆六陰之氣。則亦六月。而不在五月。來則幸其速。去則幸其遲。至於任法咎天之日月。如劉歆春秋五行之說多矣。因以易一氣之運合之。以俟後世明歷之君子。

方舟經說卷二

左氏卦例

春秋易以立例爲通宜矣。蓋韓宣子所見二經者。魯人所用周人之禮。不刊之典也。左氏所載。於易雖周人卜筮之用無幾。其所資於學者。非特杜預、王弼之說也。然杜預所得汲冢科斗云。師春作春秋所載易卦一卷。今不傳。石爲補之。作左氏卦例。

䷁ 坤上 巽下 觀 ䷓ 坤上 乾下 否

陳敬仲方少。周史所筮之卦也。至桓子五世而始大。八世而成子得政。殺君其始也。利用賓于王其終也。山嶽配天。則亦太逼矣。卜筮可知目睫之近。不能保八世之往乎。不然。南蒯卜亂。臧會卜亂。同矣。

右觀六四爻變而之否。曰坤土。曰巽風。曰乾天。風爲天子。土上則曰山。自否之六二至九四。爲艮之互體。則艮爲山也。故曰山岳配天。坤爲異國。艮爲太嶽。爲姜齊。艮爲門庭。乾爲金玉。坤爲布帛。故有庭實玉帛。諸侯朝王之象。觀則其後之子孫。期在八世之遠。此說卦雜占八者之例。他皆倣此。

䷁ 震下 坎上 屯 ䷂ 坤下 坎上 比

畢萬以晉滅魏。以地賞萬爲大夫。晉大夫辛廖所筮之卦也。萬之先爲畢公高。晉獻公滅魏。至六國。魏猶列諸侯爲大國。此公侯子孫必復其先畢公高之始也。其後六卿分而爲魏。則終春秋之世矣。其年世遠。

矣哉。

右屯初九變而之比。曰震以坤。以坤故爲士。震爲車。坤爲馬。震變爲坤。故車從馬。足居之。以震故。兄長之以震故。母覆之。以坤故。衆歸之。以坤故。是爲六體不易。以下體之下也。若曰比合屯固。坤安震殺。則以意取象。无象之象。說卦雖有例。未必能盡卦變之意。他皆倣此。

三三離上 大有 乾下

魯桓公將生成季。楚邱之父既卜。又筮此卦也。魯之重輕。由季氏之存亡。其曰季氏亡。則魯不昌。又執政爲周社。亳社之輔。皆如卜之言。而筮特言同復于父。敬如君所而已。其合卜筮蓍龜爲一用乎。將有詳略乎。自桓公下順數。終春秋之世。三家子孫既微。而魯弱。如卜楚邱之父蓍龜之告。

右大有六五離變爲乾。乾爲君爲父。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以臣爲君之象。以離麗爲同者。亦以意取義。

三三艮上 巽下

秦穆公伐晉。秦掌龜卜。徒父所筮之卦也。秦人不通三易。而以龜爲筮。龜卜爲官。而以蓍筮乎。晉閉秦羅。負秦曲多矣。韓原之戰。晉侯之馬還。寧取敗。執晉侯以歸。故卜徒父先以千乘雄狐爲吉。

右巽艮二體不變。而貞悔內外之象已具。杜預乃以秦人不通三易之占。而以龜卜爲筮乎。不然。卦亦易之一也。巽春夏之交。艮冬春之交。秋落山木之實而取材。以爲克晉之期。山木逢秋而落。杜預乃

以周九月夏七月爲言。按春秋書秦、韓之戰在十一月，亦歲晚之秋，非九月七月之秋明矣。又曰：獲其雄狐，以狐蠱爲君，蠱也，皿血也，病也。若以說卦象取之，則未有以狐爲君象。解未濟、二卦之爻，雖稱狐，解言三狐未濟，繇言小狐初六言濡尾，解以坎、離互體取象，未濟亦坎、離互體取象。蠱之艮，巽不變，其互體者，九二至六四爲兌，九三至六五爲震，不爲狐象。將以巽之爲進退不果，爲臭如狐，與艮爲狗鼠之屬乎？其必有知者，以龜卜爲筮，與卦之不變者，他皆倣此。

三三 兌下 震上 歸妹 三三 兌下 離上 睽

晉獻公嫁伯姬于秦，史蘇所占之卦也。晉侯敗于韓，秦執之以歸于秦。晉侯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易天數也，一定于天，數不可逃。雖人謀无及，如晉侯之悔吝于先君之取秦女，疑有可免之理，是以人勝天也可乎？卜筮者，天假之以權禍福，使人知所避就，愈於恬不知畏，而欲以人勝天也。穆姬晉女之適秦者，晉侯得歸國，賴穆姬之力。大子瑩宏與女簡璧，晉甥，履薪登臺，免服衰經，以示必死。

右歸妹之睽，歸妹上六外卦陰變爲陽，故爲睽。繇謂剗羊无血，士无其功，承筐无貺，女失其職，以震爲離，以妹得睽，有責无償，无助者。秦、晉姊妹甥舅相失之象，以震爲離，故以雷爲火，雷車也。震雷說其輻，離火焚其旗，睽爲弧矢，必戰之象。姪其從姑，惠公敗從穆公於秦之象。高梁之死，明年謂惠公死之明年，謂重耳歸晉，殺懷公子圉而入也。史蘇之占，歷獻公、惠公、文公，凡三世，協若符券。杜預曰：臨時占者，或取于象，或取於氣，或取于時日，互相符合，構虛不經，非易之所當用，他皆倣此，以爲占筮淺近於易。

者之戒。

䷶ 震上豐 ䷶ 離下離。

鄭伯廖告人以公子曼滿求爲卿。伯廖告以豐之離之卦也。晉、楚方爭。鄭公子曼滿不能內固其國。乃幸亂而貪。无德而祿。伯廖以意測卦而告以其祥。伯廖、鄭大夫之知易者。智如蓍龜。雖不筮而神矣。曼滿卒如其言。

右豐之離。上六變而爲離。以陽庇陰。屋之大也。以陰受庇。戶之蔀也。說卦震、離、无屋戶象。互體巽、兌。亦无屋戶象。剝之卦曰。小人剝廬。以陽庇陰也。剝以艮爲門闕。故取陽以爲陰之庇。或曰。離以附麗爲安。故爲屋。豐以明盛在上位。而謀隱幽。蔀閉塞不通。如大屋翔天。而暗戶无人。豐爻言三歲不覲凶。而伯廖之言一歲而曼滿死者。以豐數之極。日昃之離。一年之象。不待三歲。以二卦九六對變也。

䷶ 坎下師 ䷶ 兌下臨

知莊子告人以邲之戰。先穀中軍。以三師敗績之卦也。晉、楚爭鄭。爲日已久。晉不能勝楚。以庇鄭。同姓之親。旬有七日之圍。守陴之哭。楚師退而復圍之。肉袒牽羊。以九縣自比。楚又退三十里。而與之平。楚之於鄭。其亦優游不迫。鄭亦窮蹙矣。爲晉者可以少愧。而又有救鄭之師。師出。荀林父、士會欲中道班師。不爲失策。先穀請以中軍佐濟。知莊子策其必敗。以其負曲于楚。抱愧於鄭。雖不待卜筮。而吉凶判于未戰。然則知莊子者。春秋淺於易之君子也。其先見與鄭伯廖同。

右師之臨。師之初六變而之臨。以二陽而薄四陰。坎險坤衆。遇險失衆。臨有甚此者乎。否臧者。不順而無律。律。師律也。律。法也。或曰。以聽軍聲。詔吉凶也。坎爲川流。兌爲澤壅。三師之令不行。律竭。法亡之象。其互體爲震。爲重坤。以師臨對變。師九二曰未順命。臨九二无功則凶。中吉則免于咎。臨九二則八月有凶。期在于此。此知莊子又知先穀雖幸免於楚。有大咎於晉者。以此夫。

三三 艮上 艮下 兌上 隨

穆姜將薨。所筮之卦。不言其所筮之史也。穆姜。成公之母。淫於僑如。介晉國以禍其子。又禍季、孟。幾無魯矣。賴范文子。卻犢。以免東宮之囚。垂死之筮。乃始悔悟。是歲襄公之九年也。襄公。穆姜之適子。繼成卽位。始四歲。季、孟在朝。主少國疑。以筮自亡。疑史乃請姜速出亡。而姜亦知其死之審矣。僑如。佞人也。其奔齊。又淫齊君之母。所止之國。以佞濟淫。何獨穆姜之辱。

右艮之隨。上下卦六爻皆變。所存者互體艮。巽皆不以象爲占。而獨以變卦繇詞爲隨之四德。而以乾文王之言釋之也。其曰元亨利貞。姜之自知。以答史之筮也。不可謂元者。以人在下位而有不仁。禍其子成公。虎狼之不若也。不可謂亨者。俾僑如外結晉援。以執成公。止季孫。魯不靖者久之。誰適召之也。不可謂利者。通于僑如。東宮之居。幾于囚辱。失母子之愛。非所以庇其身。不可謂貞者。國君之母。棄位而姣。以淫蕩聞于國人。婁豬艾緞之比者。四德皆失。何以爲隨。以卦自揣。其死宜矣。史謂艮之八者。杜預有二疑。雜用三易。以七八爲占。一疑也。史以古易不利。再以周易折之。二疑也。余亦有二疑焉。七八

者。或在三多之數。蓋三揲之。所當計二四而爲八也。一疑也。八。如臨八月之八。隨互體卽艮體。隨之六二。二疑也。必有能辯之者。

三三坎下困三三乾下大過

崔武子所筮。筮史阿告以吉之卦也。齊棠公死。武子弔之。窺棠公妻美。而欲介其弟東郭偃以取之。弔人之喪。幸人之禍。挾急以攘死鬼之妻。豈唯偃以齊姜同姓拒之。雖死鬼亦怒矣。瀆筮以求吉。筮之所不告也。武子欺死而得姜。莊公欺生而淫姜。姜以色召禍。傾人家國。崔子逆弑。蒙千古不令之召。豈獨攘鬼妻之惡哉。筮史之阿告以吉者。齊禍出于天數。爲不可逃。

右困之大過。困六三變爲巽。以坎中男娶巽長女。固已非匹。陳文子所謂風隕妻。風。奔也。隕。墜也。奔墜之妻。冒險取之。且困之繇曰。入于其宮。不見其妻者。謂莊公入崔武子之室。崔氏稱疾不見之象。且以卦變言之。大過九二至九五。爲乾互體。二女一夫。巽長兌少。本末皆弱。二女者。武子、莊公。皆嘗有是二女也。一夫一婦。一婦再適。亦二女也。武子、莊公。兩淫之象。嗚呼。武子、莊公。於姜皆爲同姓。禽獸夷狄。不若哉。姜不知姓。則卜之。況妻乎。

三三震下復三三艮上頤

鄭子太叔還自楚。告子展測楚康王將死之卦也。晉、楚以鄭故不和。楚矜然於晉。豈復知鄭。鄭小國。唯大是聽命。而乃以宋之盟載之言是賴。夫子太叔既知之。而猶以易測之。以明楚康王之不賴盟。而以大虐

小死不免矣。楚子竟死于魯襄公之二十八年。雖然，子太叔不因筮史得之，亦知易之君子。

右復之頤。復上六外卦變而爲頤。楚迷不知復。鄭既從晉。楚迷而失道。以求復如其願。楚王必死之象也。復之初也。顏子得之曰：不遠復，无祇悔，是矣。其既極矣，以陰反陽，而猶迷而不返。楚康王得之曰：迷復凶，反君道是矣。子太叔曰：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吾乃休吾民者，以復之上六曰：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而測之也。是年禪竈占星，亦知楚子之死。與易同占者，杜預曰：歲星所在有福，歲星當在星紀而寄於元枵，失次在北，對冲在南，鳥謂南方朱鳥。周、楚分野，楚康王死之歲，周靈王亦死，此卜筮相爲用，他皆倣此。

三三 艮上 蠱

秦醫和視晉侯疾，以此卦答趙孟之問也。晉侯求醫於秦，秦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是謂近女室。疾如蠱，六氣陰、陽、風、雨、晦、明，蠱爲晦，六疾之一，和謂惑疾，惑則沈溺女色，而蠱實生之。猶器皿之蠱而生蟲爲蠱，猶穀之朽而飛蟲亦爲蠱。既曰女淫爲蠱，非鬼非食，是不可爲也。和之言曰：女陽物而晦時，晦謂昏也。陽物謂巽，離兌三女皆二陽一陰，陽中之陰，內熱之疾所自，淫則內熱而蠱生矣。杜預釋之曰：婦人從陽非也。和又曰：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謂趙孟爲良臣，以大夫僭諸侯，力可以諫晉侯之淫于女，而莫之救，故和及之。其曰：良臣者，反言之也。宜趙孟以蠱爲問，而以良醫答和也。晉平公彪卽位於魯襄十六年，卒於魯昭之十年，噫，亦沈疾矣。內有同姓之四姬，醫所不治，欲使之受諫乎。

右蠱一卦。醫和言之。非筮所及。巽長女。艮少男。老婦士夫。惑非其匹。老陰少陽。其類爲偏。象則蠱矣。然四姬一男。豈特老陰而已邪。醫和之神機。以苦口爲藥。惜乎晉君臣不悟也。是歲昭公之二年。風落山木。與秦卜徒父同占。

䷥ 離下 明夷 ䷣ 坤上 謙

叔孫莊叔生穆子自筮得之。卜楚邱告之。以其卦之詞也。初穆子辟僑如之難。奔齊。私客婦而生子曰牛。又取齊之國氏。生孟丙。仲壬。穆子夢天壓己。弗勝。夢既告之矣。此先筮而得之也。夢與筮皆天之定。告之以未然而皆不寤。魯之禍。媒於穆姜。而成于牛。僑如出奔。穆子得歸。國氏之二甥。以母改適。遲遲其歸。逮其歸也。牛又閒其父子。殺孟而逐仲。孟仲二子一殺一逐。叔孫思仲子不得見。不食三日死。仲雖歸。牛又以邑賂南遺。使不得入。卒之昭子得立。不以南遺爲德。而以牛爲禍。牛出奔而孟仲之子殺之。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如楚邱之告。

右明夷之謙。明夷之初九。內卦變而爲謙。明夷者。明之傷也。謙者減也。兩卦貞悔通筮矣。明夷之象爲日。日出地中。則明傷于地。陽傷于陰。君父傷于臣子。其象之意也。天以十日十時爲度。在人則十等。杜預謂王公卿士。阜輿。隸臺。僚圉。牧也。一曰王。二曰公。三曰卿。中天爲王。食時爲公。旦日爲卿。以離爲日。夷則日傷矣。以豹爲卿。在三之位。則知穆子當爲莊叔祀也。其傷則謙。謙則傷減。以離日爲鳥方。故曰。明夷于飛。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則餒矣。離初九之陽。變艮初六之陰。以火焚山也。明夷之初曰。主人有

言牛以讒逐孟仲叔孫不食也。牛之名。漢目緞喙。兆於夢。又見於筮。坤離皆牛象。自莊叔穆子至牛三世。以淫賈禍。吁可畏哉。箕子文王得明夷蒙難爲聖賢。叔孫得之。殺身敗族。

震下屯 坤上比

衛襄公嬖人嫫始生子元。孔成子筮之得屯。又筮之遇屯之比之卦也。孟紖與元皆嬖人子。紖長而元次。紖跛而元幼。皆屯也。屯者難也。孔成子初以立長未決。史朝贊以立元。是爲靈也。初元之將生也。已得于孔成子之夢。康叔名之曰元。使孔圉與史苟相之。史朝所夢皆協。以再筮襲二夢。廢長立次。廢病立幼。以非偶然者。

右屯之比。屯初九內卦變而爲比也。且史朝之言曰。繇云利建侯者。嗣卽非建。建卽非嗣。使紖當嗣。卽不待建。所建者猶二屯之難。元以次當建。遲疑不決。故以筮決之。筮不當再。猶之不決之故也。比之繇詞曰。原筮元永貞。原筮者以再筮決意于元之意。雖然。靈公之立失德爲多。以國多君子賴之以立。比輔之象也。然筮以襲夢與再筮之決。此其例也。

坤下坤上比

南蒯謀以費叛。枚筮以示子服惠伯之卦。子服告之以其事也。蒯遺之子也。遺逐叔之孫子仲。以立昭子。蒯亦立季平子。幾于再世禍魯也。昭子爲魯卿。以功加三命。爲季子媚忌。昭子欲與季氏訟。本出南蒯間諜。南蒯懼以費叛。費者季氏之邑。以蒯宰其地也。以地叛主。神所不許。筮所不告。子服惠伯猶告之者。

幸其悛止而有畏于筮也。其曰吾嘗學此者以明學易有素必欲塞其不逞之謀而教之以忠信之事也。春秋不書南蒯之叛杜預曰不以告廟非也。費爲季氏分地不主于魯久矣。昭公十三年書叔弓帥師圍費者不罪費叛而罪帥師以明季氏叛魯而家臣南蒯叛季氏無怪也。越明年費人逐南蒯于齊司徒老祁慮癸以地歸魯亦不書者地從主人春秋私相予奪去來非法也。至公山弗擾則費再叛故孔子墮三都。

右坤之比坤六五外卦變而之比也。坤以六順爲義六五變而爲坎順變爲逆筮則知之曰不可占險。坎之水爲險其互體爲艮之山山水之險非一險也。坤以順爲吉而比亦以相輔爲吉蒯乃枚筮誤指其吉而逆圖之乎。黃裳元吉者黃者中色地有主也。裳者下飾上有衣也。元者善長長有君也。皆非逆圖也。供養三德爲善供養黃裳元之三德杜預釋以洪範三德曰剛柔正直非也。曰參成可筮者子服惠伯欲南蒯參其三說之備而用之惜乎蒯不悟卒爲齊之叛夫也。

三三 乾下
乾上 乾

蔡墨以答韓宣子龍見于絳之間非占筮所及而援卦以告之也。龍者人君之象乾五五乃其位乃今見于晉郊猶之東遷以來狩於河陽與夫南征水濱此春秋之所當書不書者晉不以告也。蔡墨以易之乾以釋乾坤之言龍又及其爻之變以參龍御龍二氏明虞夏之德劉范之世服厥官以譏世衰道喪何足以致龍。

右乾六爻言龍者四爻而以一陽爲龍之變者四卦併坤爲六何也以明五行所實而明五官之職備見於乾所變之龍也初九曰潛龍勿用其變爲姤三三乾巽上下天風之爻木澤之氣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其變同人三三乾離上下同人火之氣也九五曰飛龍在天其變大有三三離乾上下大有金火之氣也上九亢龍有悔其變爲夬三三乾兌上下夬亦金水之氣也坤之上六曰龍戰于野者坤上六之變其變爲剝三三坤艮上下剝土之氣也五行以御四時而重該修熙分職四時而無曠官此真龍之出人得以袞御而馴擾之豈特陽氣而已哉杜預釋之乃曰乾龍以象陽氣蔡墨以謂真龍似未審也說卦八卦皆有象馬牛龍豕雉雞狗羊皆象也何獨於龍而疑之蔡墨曰重該修熙少皞四叔職金木及水修熙相代爲水官顓帝之子犂爲祝融共工氏之子爲后土火土之職舉而社稷五祀無曠此致龍之德也

三三乾下震上大壯

史墨以此答趙簡子之卦也昭公出奔死於乾侯季氏實逐之三家之于魯猶六卿之于晉其亦太逼矣趙孟乃以季氏出其君而民服諸侯予之已似失言史墨知其指意曰王有公諸侯有卿各有二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誰能恤之又曰三后之姓於今爲庶至援卦以寓其神曰天之道者定數之不可逃右大壯不以筮得之而以意測之以震主祭如副君乾王位也反屈其下故曰雷車乘乾震爲諸侯乾爲天子無周之象魯昭公何足道哉墨又以季文子之卜爲襲至曰東門遂殺嫡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

䷆ 乾下 泰 ䷊ 坎下 需

宋伐鄭。晉趙鞅卜救鄭伐宋。陽虎所筮之卦也。鄭武子之嬖許瑕求邑無已。予之。請自圍宋雍邱。因是取鄭師于雍邱。又報雍邱之役。故伐鄭。則師之曲直可見。救鄭之吉凶。不難辨矣。何卜筮之紛紜乎。趙鞅欲勤諸侯之師。以占諸史。趙史墨、史龜三史者。各答以不可伐宋。而可以伐齊。齊火也。宋子姓。水位也。晉姬姓。亦水名也。伐齊則以水勝火。謂專伐齊。傳魯新與齊平。又有吳人江淮之憂。故陽虎筮之者。蓋徙倚觀釁於吳、楚、齊、晉之間。志不在宋。幸筮意之出此。疑而筮之也。

右泰之需。泰六五之坤。變而爲需。九五之坎也。需者。疑而不進也。坎者。險在前也。持疑冒險用兵。非所以爲魯之利。需則有不安于泰者。此陽虎之意。似未可以襲晉。三史之占。魯自敗齊人之交。日負齊曲。爲吳歲受兵于齊者。由此也。且帝乙歸妹者。微子啓爲帝乙之元子。以互體之兌爲少女。以乾娶兌。元子娶妹之象。方得吉配。天福祉於元子者。未可以兵伐之也。趙鞅竟用三史之卜。伐齊取犂、犢二城。毀高唐及賴而還。吳、楚方爭衡。鞅有所不能敵也。

右左氏卦例。凡十七例。各援其所本。以明吉凶禍福所自。有筮而得之者。有不筮而得之者。筮而得之。出于筮史。不筮而得。出於用易君子。引經據義。而以義測之也。春秋易。聖人之經。左氏親受於聖人。其間見隨家國所占。所用不同。其爲例則一。此王弼杜預得以例言也。傳曰。卜筮不相襲。以明龜策異用。而亦有相襲者。世亂道喪。寡誠敬。薄信義。吉凶禍福。往往相反。淫巫瞽史。因以汗漫爲說。雖

例亦復無用易者君子所深懼也

方舟經說 卷二

方舟經說卷三

左氏詩如例上

詩之有例。杜預之說也。吾夫子刪之。子夏序之。又與子貢親聞其言於夫子。例之說如預者舊矣。預之立例曰。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春秋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他皆倣此。此如例也。嗚呼。此說舊矣。凡所援據。緣情爲類。左氏所載。一件一事。哀拾之。得一百六十八篇。作詩如例。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大雅

鄭莊公以弟太叔誓其母姜氏。然孝心不忘。不然。一羹之頃。亦自難以激其終身之誓。太叔不絕于其兄。如春秋。則潁谷封人。誠有力于莊公。爲不盡之孝也。

風有采蘋。采蘋雅有行葦。洞酌。

謹始之傳。母子用誓。君臣用質。人道悖甚矣。其曰交質。子不及二伯是。且周君也。鄭臣也。此君臣用質也。人道不順。而以忠信責之。可乎。四詩出君子之意。忠信之責也。蘋蘩薄物之可羞。葦者牛羊之不踐。洞酌之潦。可供祭祀也。

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

頌者詩之盛德。況商頌之難得者乎。穆公以姑息小仁。以禍其國。殤公之立。十年十一戰。杜預以兄終弟及飾其說。君子亦以頌美宣公。非所蒙也。公子馮不帥父義。何所逃罪。然以商湯武丁美宣公。君子之言亦過矣。

碩人。衛風

國之儲貳。天所建也。天下之望在是矣。莊公娶齊賢淑無子。以桓公爲子。早定其位。以明天所建。而係人望。可也。不然。嫡庶之分。繼及無序。國本亂矣。州吁之弑君。是也。莊姜以桓公爲子。莊公又寵州吁。母賤而嬖。子寵而好兵。賢母不能制嬖妾。賢兄不能制寵弟。碩人之賦。衛人逆知其然。知桓公之必不免。託碩人以憫莊姜。爲賢不見答。故無子。於州吁書爲弑君。又以殺臣下爲詞。此春秋微意。杜預乃以州吁未列於會。故不稱君。妄矣。

自求多福。大雅

詩敍狂狡之刺鄭忽。皆不足以當之。何也。狂者進取不已之謂也。狡者如狡兔三窟之謂也。鄭忽以救齊敗戎成功。乃矜伐自居。戍齊之餽。又以班後鄭爲有郎之師。固辭齊婚。是禦福也。乃援文王大雅之賦。曾狂狡之不若也。卒之三公子爭立。受權臣之欺。失大國之助。君子以爲善自爲謀則可。謀國則不可也。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小雅

鄭莊公後忽突爭立。鄭以宋女之故，突入忽出。宋執祭仲爲奇貨，連年于此矣。十一年惡曹之盟，宋與盟而不書，杜預以爲缺文。意者忽猶在位也。忽出突入，然後宋人得以橫役鄭人，故爲折之盟。至穀邱之盟，凡再盟矣。其爲會者四，曰夫鍾曰闕曰虛曰龜。至伐宋而戰宋，則宋絕而鄭得以小瘳。君子以小雅屢盟譏之。

本支百世。大雅

本根也。支，葉也。文王子孫，百世相傳，以長久享國者，本根盛，支葉從而茂也。衛惠公播越七年于此矣。魯莊公會齊、宋、陳、蔡之兵，伐衛而納之，非天子意。六年，書王人子突救衛，則惠公朔矢國，以國逆爲文。當納與不當納，情可見矣。朔旣得入，放新君黔牟，放大夫甯跪，殺公子洩，公子職，然後卽位。君子譏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者，以本之不強而支之不足自庇。非文王所以傳世之意。然惠公之惡，亦不悛矣。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逸詩

帝舜明德，百世之祀也。其後之人賢不肖，何足以廢絕其後之祀哉？陳殺其太子，春秋以國討爲文，曰陳人者，不與其殺也。公子完奔齊，齊侯使之爲卿，此則八世之後，敬仲開國於齊之符也。至桓子而陳始大，至成子而陳得政，皆天也。方子完之奔齊也，有賢霸主爲之依歸，子完亦能雍容遜順，降其詞色於俎豆之間，其賦詩可觀矣。弓招之禮，士之聘禮，其不欲往者，天意於明德子孫，尙有待乎。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小雅

文王以辛受之命。遣兵以守中國。以西北外敵爲慮。其職猶諸侯霸主之職也。東遷以來。外敵爲患日熾。齊桓公圖霸之始。管仲相之。肯置西北之慮于度外者乎。小雅之賦。文王爲西伯時。勞來諸侯。西有昆夷。北有玁狁。所謂簡書之畏。不敢一日卽安。以辛受之命爲畏也。邢者。武王之子孫。爲狄所伐。霸主之所當憂。管仲一言之贊。齊桓得以九合諸侯。實發軔于此矣。閔公元年正月。書齊人救邢。僖公元年。書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前人後師。人者。微而不及事。師。則將尊師衆。所以大邢於中國。以夸耀霸主之威於諸侯也。曰次者。免而進之于懷歸簡書之畏也。至於遷邢。城邢。以明狄人之勢方盛。齊之於邢。不可緩也。

載馳。衛風

婦人女子。知有國家患難。亦其義概之激于中。此載馳之所爲作也。許穆公夫人。衛女也。父母之國。爲狄所滅。曹邑之遷。幾不祀。其曰歸唁于禮。有不得者。父母旣終。無歸寧其兄之禮也。許小不足以救衛。抗狄。徒憂之而作。況諸侯爲伯主。而不一動心乎。此則齊桓公攘戎。楚邱之封。文公他日再造之業。歸夫人魚軒之張本。彤管靜女之章。亦出衛志。有不及此。

清人。鄭風

鄭受楚敵。而輕于授鉞。推轂之任。其亦難乎爲兵矣。春秋書鄭棄其師。鄭自棄也。非將之罪也。故吾夫

子于論語微發其端。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不以罪高克也。夫以高克之罪，正典刑誅戮之可也。孰有憎惡于其將，而猶假以兵柄哉？子夏序詩，乃曰：久而弗召，自莊公二十八年。楚入鄭以來，今閔公之二年，凡七年矣。高克奔陳，不書者，非春秋與吾夫子之意。

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大雅

申生死于女戎之譖，方其蒲、屈之築也。申生已游魂新城矣。夷吾尙以寘薪爲訴，重耳以不校父命，幾不免。斬祛僅能奔翟，然重耳霸業，有異于夷吾者。其用心大小有閒矣。士蔣之諫，非獨爲蒲、屈之城，亦知申生出伐，羣公子皆不免。維城之詩，先見之明乎？

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大雅

獻公得罪國人，雖其諸子親出肺腑，如異類也。荀息不量力，欲保奚齊，以一死抗三怨，以一嬖敵輔晉之諸侯，不狂則愚矣。晏子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奚齊之死，里克殺之，其平生許君宜矣。已非社稷之計，而又從里克逆謀，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之死，已非向者許君之志明矣。其與溝瀆之經何異？大雅白圭之玷，非所以責荀息。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大雅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秦伯之問，公孫枝之對，惠公求入之情，僞盡矣。惟重賂以求助，則忌克之情見矣。秦伯預防惠公之反，噫，是以他日重耳霸業而望夷吾，非所宜也。不識不知者，文王所以順天之法，不忌克者，可以爲法矣。

惠公忌克。適足以資呂甥。卻芮。背秦之謀。啓平鄭賣國於秦。以納重耳者。天所以開霸圖于晉。似有冥數。

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大雅

齊桓公以鮑叔一言。忘其平生之讎。舉管仲而用之。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君臣相信。不復有疑。雖三代直道。不過如是也。乃曰。仲尼之門。三尺童子。羞稱管晏。至有廢其所長。而求其所短。不知所以絕管晏者。果何罪。後世以是洗垢吹毛。以瑕疵士人者。不知夫子自管晏以下。如子產。子西。皆有定論。管仲以平戎之功。辭高就下。君子有大雅之賦。如吾夫子之意。世祀者。以其平戎之功。可以格神也。

下民之孽。匪降是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小雅

韓之戰。秦獲惠公。以獲書。如俘囚無異。甚易之詞也。晉以女女秦。其資秦德。非一也。三施不報。以負秦。史蘇之占。尙何尤乎。史蘇能以象數占天之吉凶。而不能變吉凶者。以人事召之也。噂沓面語。而背相憎疾。韓簡所以告惠公。惠公不之悟。以死。此豈非人爲哉。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雅

宋襄公不度德。欲以仁義之師。圖伯于春秋。子魚又以文王降崇侯于囚壘之間。刑于寡妻及兄弟。以大姒爲教。推此及邦家。以無禮責曹。而執鄆子殺之。如犬豕然。果仁義之師乎。孔子商人。宋商之後也。其書曰。執宋公以伐宋。其亦隱忍爲恕詞矣。公爵執之。而人楚告捷。不許外敵執中國之君也。又嘗諸

侯而不書楚。猶曰諸侯自釋之。此吾夫子恕於鄉人之詞也。

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召南

諸姬盡于楚人吞噬有日矣。非特漢東諸姬憤之。中國人亦共憤之矣。楚人日熾。隨日削者。有由矣。楚自武王以來。隨、絞、州、蓼。欲伐其師。有不能得。今又判之。如蒙露夜行。不免濡衣汚辱之病。此君子之重爲隨惜。召南行露之賦。有旨哉。

協比其鄰。婚姻孔雅小

王子帶。惠王之子也。時襄王在位。帶召揚拒、泉皋、伊維之戎伐京師。欲行篡襲。賴秦、晉伐戎以免。子帶因是奔齊。齊使仲孫湫欲復之。諸侯戍周。王室之不靖者。至是十年矣。富辰力諫襄王。以子帶爲言。協比其鄰。以齊爲婚姻也。兄弟卽襄王及帶也。王信富辰之言可矣。然王子帶介恃諸戎。與齊之援。勢不兩立。王子帶入。則天王出居于鄭矣。春秋意罪襄王。顧匹夫小節。以天下之大。避其母弟。天子無外。而以出爲言。譏之也。王子帶居溫。富辰亦不免。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雅小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周頌

邾者。魯附庸小國也。恃宋以抗魯。故魯伐之。且其執鄆子以卑宋。宋殺之于社。僖公伐之。又伐而取其須句。邾肯忘之。遂有升陘之戰。內不可言戰。言戰則敗。此春秋內諱也。臧文仲預以雅頌諷。公不悟。大抵魯奔馳大國之郊。無歲不兵。無歲不役。重外輕內。其貌邾久矣。兜鍪之辱。何怪乎。

河水。詩逸六月雅小

重耳復國。楚、秦、及翟之功也。自楚之秦。納之晉。二詩之賦。可以見其志矣。皆子犯、趙衰之力也。古者享禮。賓主賦詩見意。其賦全章。則以首章爲重。此杜預之說也。然預以河水爲逸詩。而又以朝宗于海爲義。則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見于詩。非逸也。六月。則以佐宣王北伐爲義。以贊重耳復國尊周也。此又賦全章之例。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雅小

周、鄭交惡。自入春秋。不君不臣。胥失之矣。周寡恩。無御臣之方。鄭忘德。失事君之略。今又以一滑之小。而執二王人。欲以戎伐鄭者。以忿兵加鄭。亦胥失之矣。小雅唐棣。召穆公燕族人于東都。閔管、蔡而念周公。此富辰舉之以戒襄王也。

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曹風自詒伊戚雅小

甚矣子臧之爲惡不悛也。其兄子華。以嬖寵殺身。而子臧奔亡。宋受其奔。反以鷗冠自侈。所以殺之者。鄭伯。鄭伯不自殺。使盜誘而殺之。何也。自詒者。自取也。國人惡以寵嬖出奔。長惡不悛。兄死而弟繼之。宋、鄭不相平。又恐其介恃宋人。反禍其國。不然。一冠非法。小人之服。何足深誅。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雅小

春秋賞罰之權。詩者。著春秋褒貶所自出。其于聖人之經則一也。是以君子貴之。晉文公圖霸之始。必

有大號令以尊天子令諸侯者。此三罪民服。雖舜受堯禪。誅放四凶。以取天下之心。不過如是也。然帝霸之業。所以不同者。去取之異也。文公始入。伐曹衛。以地主失禮。而以兵伐人。不過假公義以復私怨而已。旌僖負羈之忠。可矣。顛頤、魏犢。同罪異罰。可服人乎。祁曄風之澤。亡左旃。不登時戮之于軍。旣敗楚。而又殺人。可服人乎。舟之僑奔亡之餘。而俾爲戎右。濟河先歸。輕用之而輕殺之。可服人乎。君子大雅之賦。曰。賞曰刑。權春秋之法。著之于詩者。欲以廣霸主之德於天下。文子而實不予也。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風國

父子罪不相及。堯舜之仁。用此道也。卻芮畏偪。謀殺晉侯。以至焚宮。以求晉侯不獲。豈自知重耳之霸哉。胥臣但知其子之賢而舉之。文公信而用之。以縣賞胥臣之舉讎。而復命以父之舊邑。此霸者盛德事也。葑菲下體。雖惡。無以惡而棄美。此胥臣之說詩者小異。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吾悖。大雅

晉負秦曲。秦亦德不忘。殺之役。穆公違蹇叔而用孟明。三年之閒。三敗之辱。晉則由矣。秦亦未免以責于晉爲貪也。故舉芮良夫刺厲王之詩。以自警。卒得孟明之用。雪殺師之恥者。以信任孟明爲始終。而不以兵家成敗爲作輟也。若夫汪之役。以晉、宋、陳、鄭四卿之貴。書曰。人者。將尊師衆。不能舉一秦。外敵之勝。中國之耻也。而左氏反以人四卿以尊秦。不知人四國之卿。亦以人秦也。風之有隧者。君貪閒可乘。故無形之風。得以入之。聽言者。悅耳諛詞也。誦言者。雅正逆耳之言也。良而悖之。謂蹇叔也。此詩乃

人主聽言之法

君子如怒。亂庶遄沮。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大雅

萊駒以斬秦囚。失職。狼曠代之。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以續簡伯代之。狼曠怒。其友誘之爲亂。不從。以未獲死所也。竟死于彭衙之師。晉襄公得以幸勝秦師。君子不多晉襄公之用狼曠。不罪先軫之失士。而有取于狼曠者。以其不尤其君。不信其友。不妄用其勇。踐夙昔之言。以求死所也。君子以狼曠爲君子。舉二詩以證之。至比之以文王之怒。嗚呼。匹夫之勇。而有六師止亂之氣。其亦勇于義乎。

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大雅

嗟夫。秦穆公悔過。以不用蹇叔之言。孟明自以屢敗不死。必復雪其國之深恥。以答穆公之知。此念爾祖之說。晉趙成子所以取之也。毋念者。念之深也。念祖考之德。以自修其德。晉未可以輕敵也。

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魯頌問吾諸姑。遂及伯姊。坤風

臣繼君位爲先後。義猶父子也。僖兄閔弟。以兩臣言之。則可以兩君言之。則義有先後。一君一臣。不以兄弟也。臧文仲之不仁。夏父弗忌成之也。其曰。新鬼大。故鬼小。此巫祝之見。其何以爲廟社典禮之官乎。仲尼春秋以大事書之。何也。明其躋僖抑閔。失後先之義。以時以月以日爲謹。不及爲內諱也。又舉二詩以明其非義。曰。繇曰。契曰。不窾。雖無君位。猶當以祖禮推配。矧僖公以郊禮祖稷。魯有禮之可法乎。諸姑伯姊。亦以先後父子先後之義也。杜預謂微子父帝乙。鄭桓公父厲王。二國不以爲不肖。肖之

與不肖。以子肖父。乃倒置其意乎。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國風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大雅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大雅

聖人立言。足以爲世重也。秦穆公悔過。吾夫子取之。今之秦誓是也。不遠復。無祇悔。于顏子謂庶幾近之。以其不貳過也。子路聞有過則喜。不與此也。至于穆公悔違蹇叔之言。則錄之爲誓。幾與三王之誓無異。因以成霸功。左氏取之。蓋吾夫子好之。邱明亦好之。三詩者。皆君子之意也。一人悔過。一人舉善。一人效力。雖天下受其利可也。況一秦之霸乎。

菁菁者莪。小雅嘉樂。大雅

及者。上及下之詞。又爲汲汲之詞。其一直歷。以及爲文。其一危出。以汲爲文。卒之晉侯自悔二年之無禮。又踰年。公如晉。懼其無禮而改盟。公其屢盟之書。前之及猶後之及。無以異也。晉侯賦菁莪。取旣見君子。樂且有儀之義。公賦嘉樂。取顯顯令德。受祿于天之義。然文公降拜賦答。亦兢兢然矣。文公二年之冬。如晉。四年之春。飲至告廟。不已遲遲其歸乎。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女子在塗。稱婦卿。以國逆之。以吾君故。尊之也。今不書卿。而以逆婦爲文。是無耐姑之禮。以其始爲不令終之卜。曰出姜可也。畏天之威。以配夫爲天也。君子謂之曰不允者。以不信也。不信則不保。卒之文公死而歸。此其兆也。

維彼二國其政不獲維此四國爰究爰度

大雅

齊桓公之霸力足以尊周室而服荆楚也貫之會江黃人以蕞爾小國能自通于中國二國者楚之與國服江黃者斷楚右臂也桓公死楚滅黃以報宿憾江人所恃以立者以晉爲伯公之可依勢亦岌岌矣楚伐江晉力欲庇江有不得者至秦穆公旣敵晉伯西戎江人旣同盟而楚滅之此伯者之深恥恥齊晉之不若也降服出次徹膳過禮君子援大雅之詩者美秦穆公不唯自反已之不能庇江思其政事以自警也

湛露小雅彤弓小雅

衛侯鄭楚之姻親也甯俞衛之忠臣也衛棄同姓之懿婚于南蠻之楚此重耳所以討而分其地賴甯俞以得復國者凡三衛侯被執京師俞納囊餽一也晉欲殺衛侯俞貨醫以薄其酖二也不敢祀相以全成王周公之命祀三也負三大節孔子以爲有道則智無道則愚何也來聘于魯魯衛兄弟非無道之邦杜預遽以不答二詩之賦爲愚似未盡其愚其節當在晉楚爭衛之間耳湛露天子燕諸侯之禮也諸侯敵愾則賜弓矢然後征伐魯人失賦以欺衛非所以爲愚知也

黃鳥秦風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

秦穆公以三良殉究非穆公之過三良自取之也桑與棘黃鳥猶知所止而止之今不擇死所而止于桑棘曾鳥不若也此其與嬖幸何異君子舉大雅之詩以哀其死罪穆公之用殉似未盡也晉小臣夢

負晉侯登天。晉人亦以爲殉。亦自取也。孟子罪象人而用曰俑。象俑猶不可不知。三良之殉。豈特象俑而已乎。

葛藟周南

宋成公卒。穆、襄之族以昭公之立。因攻之。以殺公孫固、公孫鄭。昭公不平于二族。而欲圖之。故樂豫以爲言。而有及于葛藟之詩也。昭公不聽。自作弗靖。以及二族。書曰宋人以衆殺爲文者。惡其首禍于公。以誘成衆人之亂也。曰右師曰左師曰司馬曰司徒曰司城曰司寇。六卿之去。皆公族也。樂豫雖有言。疑若自爲容身。故以司馬讓與昭公。弟公子叩也。卒之六卿和穆、襄之族。然後公室乃安。葛藟之庇本根效矣。此詩本平王東遷。棄其族人。故詩以葛藟尋斧枝葉爲刺。

板之三章。大雅

晉人以姑息一婦人之故。立靈公。靈公不君。晉鬼不祀。秦師以晉使而來。秦、晉相讎。不靖累歲。而先蔑、士會之奔。皆趙宣子失于聽言。昧于託孤。禍可勝諱哉。板之三章。以詢于芻蕘。以負薪者之語。尙有可探。此荀林父以曉先蔑之使秦也。士會在秦。不見先蔑。非特誤其身。以其誤國也。嗚呼。伊尹相太甲。立之放之。復之。不動聲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古今一人而已。

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大雅毋縱詭隨。以謹罔極。大雅

楚大宋小。其不敵久矣。宋聽宋華御事之言。示弱以納侮。勢之必至也。夙熒之載。何足以辱國君。宋公

承命于始而違命于終可乎。子舟自以當官而行。是以牽牛蹊田之說。而乃援仲山甫之詩以自文。又曰。詭隨罔極者。將軍之令。一至此乎。其特大國欺小國。聖人所不予也。宋人卒殺子舟。以雪國恥。曰。楚子曰。蔡侯以子敵侯。狄楚國蔡。春秋之微意。宋孔子所生長之國也。孟諸。宋之大藪澤。厥貉之次。楚距宋亦不遠矣。

鴻雁雅小四月雅小載馳四章騶風采薇四章雅小

鄭衛得罪于晉者。以恃楚而蔑同姓也。魯文公于晉。欲因公爲根柢。以請平于晉。公皆成之。故明年爲新城盟。其敍晉趙盾于七國諸侯之下。亦以抑趙盾之專晉。而喜公能成兩公之託也。沓與棐。衛鄭二君異地爲會。然獨鄭伯禮公賦之也。以公子歸生之文。故以賦詩答盛意也。鴻雁求哀。季文子以同憂答之。又以公久在行。賦四月爲詞。子家又以載馳爲賦。以明急欲求助于同姓之國。文子賦采薇以許其情。宛然賓主之禮。形于俎豆。酬酢可觀也哉。

胡不相畏。不畏于天。雅小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周頌

齊魯之不睦。以邾之爭也。趙盾陰制晉侯。俾受齊賂。扈之盟。自陷于無能之地。其何以表率諸侯哉。謀伐齊者。八國諸侯。各以爵書。魯文公初不與比。書諸侯之盟于扈。不唯爲內諱。其不能終事于齊者。亦魯之深恥也。齊人又有西鄙之侵。以曹之來朝于吾。又伐之。季文子援二詩。以明其不畏天道。何有于人事哉。欺魯之小。是欺天也。以行賂求免于晉。而逞志于魯。魯不得已。有畏於齊。公子遂明年卒盟之。

始齊侯不及盟。卒爲鄆邱之盟。鄆邱齊地。入其國而盟之。不幾要盟乎。

人之無良。雅小

飲食之人。人賤之矣。子公之染指嘗鼃。羊斟不與食。羊悻然顏面。以敗國事。事固有大此者乎。小雅以不遜之詞。以爲犯上之漸。本於飲食。以及爵祿也。不然。何至懷一食不與。以宿怨殺人乎。羊斟。宋華元之御者耳。君子援小雅之賦譏之。又曰。敗國殄民。又曰。殘民以逞者。以言其怨也。甚微。其害也甚大。嗚呼。百乘之車。百駟之馬。與一食之羊孰多。有以見宋華元無統衆之才。杜預釋之。以華元寬而容衆。非也。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雅大

衰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雅大

晉國之禍。以靈公。其得立者皆天也。趙盾初無曲突徙薪之謀于先。乃欲圖之于焦頭爛額之後。果何及哉。二詞皆諫詞也。既失于初。又安知其終。又曰。補衰之闕。如仲山甫能補過也。庸君不悛。雖鉏麇之賊。有不忍者。以盾之不正其始。而欲效忠于終。區區全身于狂獪之口。而卒不免惡名者。人謀不臧。天報之也。弑君趙穿。而史氏書之以爲趙盾。茲非天乎。君子惜其不能越境免禍。非其說也。此可以爲人臣欺天之戒。二詩與今說詩大異。

我之懷矣。自詒伊戚。詩逸

春秋書許世子弑父。不嘗藥也。書趙盾弑君。不討賊也。皆出史氏直筆。孔子採其意以作春秋。爲天下

後世亂臣賊子之戒。防微杜漸。非一朝一夕。易之所謂履霜。堅冰者。早辨之術也。然則趙盾逸詩之賦。心則知之。蓋趙穿自出其族。已爲晉卿。內不能制之于家。又縱之于朝。吾夫子曰。趙宣子爲法受惡。古之良大夫。此一詩可以贖宣子之罪也。於春秋之書。略不少恕者。于以公天下大法。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大雅

春秋者。聖人直筆。詩者。聖人雅言。皆聖人之經也。洩冶書大夫以殺。又援詩之大雅以證其死。其亦惜其人之忠。而骯髒于淫亂之門也歟。紂殺王子比干。武王封其墓。孔子仁之。與微子、箕子比。其爲仁則一也。杜預乃以洩冶不爲春秋所貴。反以孔寧、儀行父、道楚入陳討賊。爲能補過。失聖人懲勸之義。因并正之。

文王既勤止。周頌

翟爲周患。自太王以來有之。不獨文王也。周公方且膺之。東遷之後。春秋赤狄最強。吞噬衆狄。欒函之盟。衆狄始服者。潞子娶晉之後。爲甥舅之國。幾于和親也。赤狄侵侮齊。晉非一日。如先穀之不忠。以邲戰之敗。往往賣國于狄。赤狄日熾。欒函之盟。狄之支黨。旣以剪去。赤狄有必滅之勢。故欒函之盟。以文王之勤。自比者。文王事狄。不絕慍問。成周室之業也。子孫忍忘諸乎。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近在五年之後。以晉女歸。以狄臣千室。賞荀林父者。欒函之盟始之也。

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頌武曰。無競維烈。頌

晉、楚、爭鄭久矣。鄭伯肉袒牽羊，以請命于楚人。晉人之恥也，猶欲救之。楚人乘勝爲郟之戰，以至敗績者，晉之自取也。荀林父、士會，本以中上二軍之將，初無必戰之意，固欲其還。先穀以中軍佐，不從三帥之謀。此主令不一，必敗之勢也。尙何以追鄭于旣勝之楚哉？然楚人初甚憚之，亦屈而求成。二詩爲諫，有取于武王、武二頌，欲回先穀之意，而卒不從，遵養以須，晦昧者惡習而後取之，兼弱攻昧，以成周家無疆之業，杜預所釋經意也。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雅小

晉、楚、戰陳之形，元戎者，楚趙旃、魏錡二子，皆晉之不得意者，怒楚師。楚王以左廣親逐趙旃，適與荀林父遇。林父親鼓，已不知所爲，氣先敗矣。舟中之指，中軍下軍，蓋趙括、趙嬰齊、士季先穀之軍行也。一鼓則狠愎而甚怒，再鼓則怯懾而先奔，晉軍罪人三人者同。三帥果何恃哉？十乘元戎，以明楚子之以身率人，善陳也。是役也，晉倉皇易師而行，是以甚敗。

載戢干戈，載囊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周頌武之卒章曰：耆定爾功。周頌敷時斲思，我徂維求定。

周頌綏萬邦，屢豐年。周頌

楚子縣陳定鄭，席累勝之氣，與晉爲郟之戰，又幸勝焉。楚子自反而知之，曰：晉罪無所，而羣臣侈心，初未知之也。如潘黨欲收晉尸以爲京觀，夫楚狄也。如莊王不幾王者之仁乎？詩頌以武王自許，豈潘黨所能以諛說取媚者？七德之賦詩，頌武王之德也。其三、其六、三六之數，楚樂歌次序，與今詩篇次不同。

杜預云。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小雅

鄭以小國介乎晉楚。必爭之地。已不幸矣。又有重不幸者。內有怙亂賣國之臣。以利自封而求市。如子服者。死有餘戮矣。子服先入楚師。欲分鄭以立魚臣。楚莊王前後滅九縣。曰息。曰鄧。曰弦。曰黃。曰夔。曰江。曰六。曰蓼。曰庸。又曰。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文王縣申息。故子服以是生心。鄭人殺之。君子以史佚怙亂之語。又以詩小雅之言。禍亂至此。不晉則鄭。果何所歸。

陳錫哉周。大雅

周人所以禦狄者。歷世出一法。無有二也。彼之性所欲于吾者。太王以來。子女玉帛。文王不殞厥問。竭力事之。是豈有二哉。計狄者衆敵之長雄者也。潞氏。甲氏。一姓而異族。晉人初以女女之。繼卽滅潞氏。又滅甲氏。服二赤狄于二年之間。此天運關狄盛衰乎。不然。何其威懷之得術也。庸庸祇祇。用可用而敬文王也。晉人賞荀林父。因及士貞子。蓋士貞子進荀林父。故貞子受進賢之賞。陳錫哉周之詩。言文王以惠利錫天下。無閒於狄。造周家無窮之業。其子孫遵用之。晉始事狄。事終滅之。其家法如是也。此詩與欒函之盟。專以文王爲言。以明春秋雖亂。其禦之之法。未之有改。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雅

傳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孔子教季康子禦盜之法也。穿攻靈公。而有桃園之弑。賊也。靈公使

鉏麇殺趙盾。不克。亦賊也。先穀召外敵以禍其國。亦賊也。士會受繞朝之策。逃秦而歸。其心蓋知盜矣。一旦以獻狄俘于天子。請命于周。晉以爲中軍將。以代荀林父。林父方受狄臣千家之賞。曾不旋踵。士會挾狄俘之寵。中權之遷。得以攘其政柄。豈不欲之賞哉。晉盜之奔秦。不知士會止盜之術。何以感之也。戰兢淵冰之戒。不善人者。果何如人哉。

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雅小

齊、晉與國。二伯之流風餘澤未遠也。一卻克何足以煩諸侯哉。屈晉求齊。出于輕舉。雖無婦人。其笑宜矣。跛眇之疾。豈蕭同叔子之爲哉。卻克必欲讎齊。以傷人子之心。其悖禮害義甚矣。原卻子之意。不過欲速取政柄。幸士會之老而求代之耳。士會則知之。故以詩喜怒爲言。昔人以喜怒已亂也。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雅大

質子可也。質母可乎。卻克幸于一勝。矜其豕突之氣于齊。以婦人之笑。遠以辱人子之母。可乎。徒言何益。其何以令於諸侯哉。齊人援孝子不匱之詩。非所施于無類之小人也。漢高祖曰。吾翁卽汝翁。必欲烹太公。幸分吾一杯羹。蜀姜維之母曰。千頃之地。豈計一畝。王陵之母。伏劍以送使者。三人者。以私恩害公義。今則非其說矣。晉人徒言之。左邱明徒載其事。累說詩者之旨多矣。此與潁谷封人。一詩二義。我疆我里。南東其畝。

雅小

布政優優。百祿是遄。

商頌

先王之命諸侯。各有分地。物土之宜。以修厥貢。或南或北。經界正。穀祿平也。齊南而晉東也。春秋以來。

大吞小強并弱壤地不明職貢不修晉以鞍戰幸于一勝欲使齊之耕者盡東其畝不惟意在無齊其亦無周天子矣夫以紀獻王磬者器之從名紀國之寶也地從主人則汶陽之田者魯田也齊以悖取晉亦悖得復以歸魯故衛魯之諫晉侯足爲盛德之舉也欲質人之母并人之國徒以空言喝齊然亦涼薄矣小雅商頌二章皆齊人求哀之詞也故爲爰婁之盟三帥既各受命服既歸卻克自以得意皆以不伐爲功豈亦有所愧邪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大雅

蜀之盟以公會楚人以下十一國于蜀楚之卿至是始列于中國故以公會壓之人其卿而不名以微者告也不欲以楚之卿而公爲會也是歲楚共王年十二三強冠之子重與爲陽橋之役以救齊者以晉楚爭齊也共王之弱不如莊王子重之賢不如子玉故以用衆爲安文王以寧者以濟濟之衆也是役也蔡許二君皆弱強冠而行不書者乘楚車失位嗚呼君弱臣強楚盛而中國衰一至此乎

不懈于位民之攸暨

大雅

蔡許之君二孺子也強冠之與爲蜀之會乘楚人之車如兒弄耳責在師傅之臣不在君也伊尹之于太甲周公之于成王可以任此責二孺子何足道哉朝廷表著之位如山不動君思其尊臣思其卑如是則大雅之詩謂之不懈民賴之以息肩無失其所可也何有于蔡許之君哉君子必援此爲賦者以爲有位之戒攸所也暨息也

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周頌

成公卽位之年，臧孫許及晉侯爲赤棘之盟，以魯卿而晉侯也。乞師以備齊、楚，鞍之戰，因以歸汶陽之田。三年如晉拜田之賜，又受荀庚之聘而盟之矣。成公至是，欲貳心于楚者，恐晉不能終庇之。晉侯亦疑之，故不加敬于公。季文子因援周頌爲賦者，何也？盟會者，神天之質信也，可不敬乎？今晉侯輕易之，非所以敬天命也。敬人則敬天命矣。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小雅

春秋有進夷裔之法，聖人嘗以有君許之。有戎、有荆、楚、有秦，今又有吳，其睥睨陵跨相屬也。自周公膺之，征之，孔子有取于管仲者，取其可以繼周公之志也。吳之始入中國也，郟因以成其惡，何也？郟內受魯、晉、齊、郟之師，郟已疾矣，何敢與吳爲抗，不得不請吏于吳，以申公巫臣之教，侵楚近地諸國，吳始大矣。季文子有賦于小雅之篇，哀郟受吳之兵，以禮義之國，蒙彼之侵，莫適爲主，欲號天告亂，有莫獲者，不相弔恤也。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衛風猶之未遠，是用大簡。大雅

汶陽田，魯之分地，爲齊所侵，晉以忿惡不義而取之，齊魯以無功而復故疆于晉人之手，何也？以吳、楚爲急也。楚取鄭，吳取郟，魯與齊、晉同爲馬陵之盟，其欲歸汶陽田于齊者，齊事晉，且爲吳、楚之備也。凡田曰取，言易也。今又曰言許其言而不許其取，其言又易于取也。七年之中，一予一奪，魯不能自有而

屬之齊。齊又不能有。而失之晉。晉齊爭以市道。魯人因以俛仰。就避于一田之間。蓋女晉而士齊。三三之行可恥也。謀之未遠。人臣當諫之。此大雅之君臣也。韓穿之徒。何足以責此。

愷悌君子。遐不作人。大雅

君子之于言也。必有已信之效。故上之人得以信之。此平生之言也。繞角之役。樂書從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不與楚戰之言。此已信之效也。且樂子執政。嘗用三子之言。以爲可信。而終身信之。不復有疑。侵蔡。侵楚。侵沈。未嘗無獲者。以三子之言也。君子因取文王之詩。以爲上之人。愷悌樂易。以來天下之言。而作成之于必信。以收其必信之效。其言之可從者。豈唯三子之言而已哉。又非特三國之獲也。

韓奕之五章。大雅綠衣之卒章。邶風

宋共公之立。使華元來聘。欲娶魯女。以厚爲援也。納幣來迎。宋公無主婚。皆華元爲之。故稱使也。衛晉皆來娣。同姓姬也。魯遣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賦大雅韓奕之五章。取莫如韓樂。穆姜出拜。樂詩。賦綠衣之卒章。取其實獲吾心。宋魯二姓之好。宛然成文。婚禮之隆也。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詩逸

莒之不量力。凡三也。以小敵大。一也。殺貴公子。二也。恃陋無備。三也。渠邱城。莒城。二城皆惡。鄆又無備。振螳螂之臂。以當楚之車轍。十二日而楚克其三都。君子賦詩以爲譏。絲麻菅蒯。絲麻爲貴。而自棄于菅蒯之賤也。以姬姜之妍。而忘其蕉萃之醜也。渠邱而至莒。莒而至鄆。次序進兵。三日克渠邱。三日克

莒三日克鄆。十二日而莒國去矣。尙敢以不量力之莒。抗大國之楚哉。吾夫子刪詩。止有三百五篇。尙有逸詩如新宮之篇。此篇不知其孰風孰雅。要在三百五篇之外。夫子之所刪去。在邱明傳春秋。與聖人同時。豈在未刪之前乎。

方舟經說卷四

左氏詩如例中

赴赴武夫。公侯干城。赴赴武夫。公子腹心。風國

晉郤至如楚涖盟。以宋華元合晉。楚之成。蓋前此一年矣。楚子享以金奏。如兩君之禮。郤至辭之。是矣。而子反之意。怖晉以一矢之遺。幾于蔑晉。不可保其終。故郤至賦周南之詩以曉之。治則武夫與公侯扞難。亂則公侯資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此一詩而始終二章相反。治亂之分也。是年冬。公子罷來報郤至之聘。晉侯又與楚子爲赤棘之盟。是歲魯成公之十二年也。至十五年。楚果敗盟。北師侵鄭。衛以擾晉。子囊譏子反之語是矣。

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小雅

苦成叔之敢傲衛君者。恃大國之晉也。晉受衛奔亡之臣。兩見之于衛君。廢衛君臣之義。衛定公雖強受之。晉厲公獨不自爲後日之謀哉。郤錡。郤犇。郤至。死而厲公弑。天道好還。不君不臣之報也。小雅兕觥之罰。衛甯子蓋知之。其以此詩爲先見之兆乎。

立我丞民。莫匪爾極。周頌

鄢陵之戰。晉勝楚敗。楚殺子反。此申叔時賦詩。已知楚之必敗。子反之取死于未然也。烝衆也。極中也。

楚人怙衆，失其中道。子重、子反之相惡，齊、秦、狄、三強之已服，晉人以勝氣策勛之時也。晉用其極，楚失其極，此兵家勝負之機。周人皇極所由以立建也。

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大雅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周頌

婦姑尊卑不可紊也。穆姜，成公之母。齊姜，則成公之婦也。穆姜爲襄公之祖母，齊姜則襄公之嫡母，其母則妣氏也。襄公卽位甫四歲，襁褓之託何異？此季文子之憂責，主小國疑而成公與其夫人相繼而亡。一年間，旣葬成公，又葬其夫人。成公五月而葬，謂之書順。夫人三月而葬，恐其不得葬也。此大臣憂責，未可俱以爲非。旣出速葬，則用穆姜喪具以葬齊姜，虧姑成婦，君子有感于大雅、周頌之言也。是年仲孫蔑會諸侯之大夫謀鄭，又會諸侯之大夫城虎牢以逼鄭，其遠葬新君之母，似可藉口，然亦非禮之正也。

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小雅

祁奚舉善，君子有小雅之賦，端以父子之故，有之則似之，無者何似焉？祁奚之子則午也，羊舌職之子則赤也，父有此，則子宜有此也。詩人之意，祁奚似此，答晉侯之問可也。杜預乃以有德之人，能舉似己者，得無有未盡乎？若夫讎之得舉，有國之公道，大臣事君以人者，要當不以私害公，如是而已。故君子引書之無偏無黨，杜預釋以平正無私是矣。中軍尉以其子，其偏佐以其黨，至公无私者能之。

文王。大雅鹿鳴之首。四牡。小雅皇皇者華。小雅

文王之三。文王、大明、緜也。鹿鳴之三。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三者十篇之三。舉首篇言之。則概見矣。魯叔孫豹聘晉。以襄公初立。通嗣君之禮。晉侯偃然自高。輕藐魯使。僭歌文王樂詩。宜穆叔之不敢當也。至于鹿鳴之三。一則拜。二則重拜。三則又重拜者。以五咨之獲爲五善。皇皇者華之一詩。亦不細矣。不意韓獻子之未曉此也。詩人以三百之誦。使四方爲專對。其以此乎。

周道挺挺。我心扁扁。講事不令。集人來定。逸詩

陳受楚抗。非一日。諸侯力欲庇之。夫以中國之衆諸侯。而不能庇一小國之陳于楚。益陳自反覆。而楚共王內自弗靖。陳不知所擇。楚亦不能保陳之去就。其殺公子壬夫。以貪陳之故也。殺壬夫而陳去。楚愈速。此聖人之意也。君子引詩交譏。楚君臣之失。援此詩爲證。以楚八年而殺三卿。子反、子申、壬夫皆賢也。集賢之多。以定國。而又殺之以逞。非周道之正直也。扁扁。明察也。雖然。此逸詩也。不名其風雅所自。止以左氏之文。而杜預之釋爲據。曰逸詩云。他倣此例。

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國風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小雅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小雅

三詩者。韓穆子之賦也。韓厥以老謝事。欲立穆子。穆子以廢疾爲辭。疾則不可行。多露。疾則不可親。民事以示不欲立也。小雅之賦。專以韓起爲才。非己不才。廢疾者之比也。曰德曰正曰直曰仁。以此契神表韓起之三德也。厥遂告老。晉侯以穆子爲仁。使之爲公族之師。曰公族大夫者。旣長且賢。雖疾無害也。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召南

傳曰：懼而思降，乃得其階。君子有不盡一級者，況君臣之際乎？魯、衛，兄弟國也。衛之臣猶魯之臣也。今乃以臣抗衡于登階之禮，不復思降。孫文子敢傲魯，則無衛君也。故叔孩穆子責之于召南之詩，有感焉。委蛇者，出公入私，敬順之容也。衡而委蛇，何以能免？卒之十四年，林父逐衛君，斯其張本云。

侯河之清，人壽幾何？詩逸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小雅

晉、楚爭鄭，爲日久矣。晉之于鄭，近在肘腋，而力不足以庇之；楚之于鄭，長鞭馬腹，而凌轢至此者，以鄭人內自潰亂。羣公子謀殺子駟，子駟先之，因弑僖公，殺羣公子。由是有背晉從楚之心。子孔、子驥、子展，欲待晉，子駟賦逸詩，子展爭之。子駟又有小雅之賦，明年鄭果受諸侯之兵，鄭人改圖，未卒歲，楚兵已至虎牢之境矣。虎牢，鄭地也。

標有梅。國風角弓。小雅彤弓。小雅

晉爲鄭謀，不爲不善。鄭人終無寧歲者，晉黨雖熾，楚競已甚也。范宣子來聘，告魯欲伐鄭，蓋曲在鄭也。僖公被弑，不討賊，一也。冒喪侵蔡，二也。新與晉爲邢邱之會，三也。不惟不能免子囊之師，范匄之來，晉兵且至矣。然魯襄公甫冠十二歲，何知焉？季孫宿強挾之以如晉，范匄行聘，意在兵不在聘。標有梅者，欲魯兵之及時。季武子之賦角弓，答以兄弟之義，遲速唯命。武子又賦彤弓以送客，宣子答以晉文公受彤弓之賜于襄王，其專征世職也。是時晉悼公修文公霸業，彤弓之賦，君子以爲知禮。

有力如虎

風邶

春秋成人之美者法也。叔梁紇聖人之父也。因紇而著秦堇父。以秦丕茲游聖人之門。二父以勇力相尚。二子以德相尚。君子因著其美者。以聖人故也。孔子生于魯襄公之二十一年。乃在十年之後。或云考鄆大夫七十三歲娶徵在。先仲尼三歲而父死。計其年。則紇已七十三歲。而尚筋力如此其勇。何也。豈聖賢天資所稟。自有異于人乎。邶詩如虎之賦。不獨秦堇父。杜預釋以二父以力相尚。二子以德相高。是矣。此偪陽之滅也。以遂書者。春秋著其因祖之會。以滅人之國。傳以夷俘書者。惡其會吳。猶曰吳之俘也。

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

雅小

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

雅小

晉悼公自以八年九合諸侯者。五年戚。又城棣救陳。七年鄆。八年邢邱。九年戲。十年柵。伐鄭戍虎牢。十一年亳城北。以年計之則十一。以會計之則七。有一年三合者。戚之會與柵之會是也。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悼公所願效于齊侯者。意欲自比于桓公。而以魏絳比管仲也。然管仲不以兵車。晉則以兵抗楚伐鄭。桓公不受賂。晉乃受鄭人兵車樂師。歌鍾女樂。自以爲樂。故魏絳以小雅之賦規之。欲其樂不忘憂也。殿天子之邦。尊周也。如是則同福祿。來遠人可以受便蕃之賜。而君臣同樂可也。惜夫晉人不悟。是年果敗績于櫟。以秦人之戰也。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雅大

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雅小

春秋治兵擇將。末有如晉悼公之得禮。且法所當然。而公議所自出也。上者蒐簡而求其才。下者謙遜而居其位。至于無其人。則缺之。晉悼公之霸業修矣。且荀罃、士魴之卒。繼者難其人士。句辭以伯游、韓起辭以趙武、欒黶之佐。至于新軍無帥。則併卒乘官屬以從下軍。俾欒黶、魏絳兼其任。上下君臣。雍容進退。粲然可觀。雖帝王之舉。不通如是。況春秋之際乎。大小雅二君之賦。益取文王、幽王爲治亂之別。治則文王之儀刑。亂則幽王之矜伐。此君子之言。足以爲有國馭將之戒。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雅小

喪者人之大戚。天亦知哀之。況于子乎。楚共王可謂賢君矣。共死也。懲鄢之敗。自反其過。雖天命有不能揜其平生之善矣。吳乃乘其喪而行暮夜穿窬之舉。此養由基逆料未萌。三覆設奇。吳卒墮其計中。庸浦之敗。公子黨爲獲。夫吳自取至此。然兵之曲直。不可不論。君子以不恤天道。譏其伐喪。宜矣。

青蠅。小

聖讒殄行。雖堯舜不能不震驚于此也。且朝以忌媚致讒。如蘇公、暴公可也。巷伯之倫何有焉。以寺人汚腐之質可也。諸戎之人何有焉。言語不通。嗜欲不同。異氣所稟。荒裔絕徼。不治之治可也。晉人乃剖田食之。其納侮有自。非戎之罪也。范宣子乃因向之會而欲執之。駒支青蠅之賦。取君子以愷悌信讒也。旣曰愷悌。父母之心猶是也。伯奇之父。曾參之母。均此心也。于讒不能不惑。況他人之心乎。

匏有苦葉。邶風

晉侯報秦櫟之役。非其本意。何也。欒黶之意也。晉侯固守境上不進。晉六卿帥諸侯之大夫以進者。以欒黶之倡也。叔向豈不之知。幾與叔孫穆子目語。故爲邶風之賦于涇水之上也。匏有苦葉者。深厲淺揭。于浮沉緩急。無必濟之意。鄭人則知之。子驕謂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魯莒先濟。鄭衛次之。叔向不敢違者。迫于欒黶強令。無如之何。涇上之毒。魯莒鄭衛之人實死之。旣而荀偃。欒黶中軍下軍二帥不和。一進一退。魏絳首鼠。從欒黶以待荀偃。此何說也哉。晉人自謂遷延之役。誠是也。欒鍼約士鞅同死。鍼先死而鞅獨生。欒黶誣以殺其弟。此士鞅之所以奔秦也。嗚呼。師情而將貪。情則觀望。貪則擇利。兵家之忌也。戒之哉。

甘棠召南

欒氏之惡三世矣。晉厲之弑。書則階之。晉政歸之。晉民畏之。以其久且專也。黶則已虐。盈則不足道。仍世下軍之職。士鞅乃對秦伯以召南甘棠之子孫。豈所擬乎。召伯之甘棠。遺愛也。欒氏三世稔惡也。至盈卒爲范鞅所讎。出奔于楚。此豈甘棠之比。與周匹休于八百年之久乎。

巧言小雅

衛之君臣相失。非特一食之間也。獻公猜貳于孫文子有素。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失之不察。故文子得以先事爲謀。亦疑忌之積也。不然。臣朝服而君皮冠。君臣相從園囿田獵。未害其爲禮者。雖相忘可也。孫文子乃悻悻于君。懷怒如戚。嘻。亦甚矣。至使其子蒯入。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居河之麋。欲以戚地。

兆亂亦其不密之失乎。文子果以戚地要其君，先殺羣公子，獻公請盟求和，無所不至，而卒爲所逐。獻公奔齊，文子猶用兵以敗公，徙于阿澤，然衛侯所以得歸者，子展、子鮮、蘧伯玉皆衛之君子也。蘧伯玉之言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斯言也。文子所宜愧也。是歲襄公之十五年，孔子未生。

行歸于周，萬民所望。雅小

楚人殺三大夫，子反、子申、壬夫，以其欲侵小國，伐吳之舉，所獲不如所亡，故子囊于是得征，懲前日之舉，救陳伐蔡，日惟凜凜也。且所以敵楚者，吳也，晉也，陳、鄭、魯、衛，實羽翼之。共王之喪，吳人爲庸浦之戰，大敗而去，吳又報之，有皋舟之勝，子囊之所以城郢者，以遷都避吳也。君之于是賦小雅之章，以子囊爲忠于君而信于民，忠信之臣，事君始終，子囊兼之矣。然楚人萑路藍縷，以啓山林，漢陽諸姬，楚實吞噬而有之，乃今爲吳所乘，附之以晉，城郢之遷，得之矣。子庚之代，卽公子午也，故子囊以城爲垂死之囑。

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周南

子庚代子囊之政，其可觀者，擇才而任，類能而使，各當其職也。且自王圻以下，其在五服，則曰侯、甸、男、采、衛，五百里一服，楚以蠻夷進之中國，僭稱王矣，其官人次序，君子比之周南，而有周行之賦，蓋勉而進之。左氏之書，亦聖人春秋之法，雖文王能官人，不過如是也。且令尹執政柄也，右尹，其貳也，大司馬，總戎也，左右司馬，楚軍之左右廣也。若敖以降，箴尹、連尹、宮廐尹，粲然有敘，君子於是嘉子庚之政，以

周南之詩比之。以明春秋進荊蠻之法。不一而足。

古詩。

詩言志者。前乎爲帝者之詩也。三百五篇者。後乎爲王者之詩也。晉侯與諸侯爲溫之宴。使大夫舞。歌詩。杜預釋以歌古詩。不知其孰後孰先。曰古詩何也。無乃三百五篇之類乎。且宴者以飲酒爲禮。有禮則樂隨之。詩亦樂也。長言之則爲歌。聲音與人之情爲相通。此晉平公新立。欲以是通齊楚之使。以魯故執邾莒之君。意甚善矣。高厚之詩有所不類。而荀偃知之。不知其詩如何。其不類也。嗚呼。禮樂之中。雅道存焉。昔人肄業及之。何昔人爲之。而今人不爲也。揚雄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學者其識之。

圻父。

雅小鴻雁之卒章。雅小

諸侯各有分地。以敵王所愾。魯以晉故受齊兵。爲日既久。亦晉之所深憂也。況天子所以封諸侯之分地。晉平公新卽位。欲修悼公霸業。率諸侯以尊周。亦必計其撫封之職所當爲者。前年爲溫之宴。高厚逃歸。魯人懼。而以穆叔聘晉。以晉新得諸侯。足以厚庇之也。未一年而受齊師者二。圍桃。圍防。皆魯北鄙之地。天子所以封魯。而齊之君臣。一歲以兵再至。齊侯先之。高厚繼之。魯之臧堅實死之。其何以爲尊王之舉哉。圻父鴻雁之賦。雖魯人性命之急。又間一歲。齊師再至。然後晉人爲魯會十國之師圍齊。荀偃士匄皆有獲焉。亦可以塞前日二詩之賦也。是歲襄公之十八年。

黍苗。

雅小六月。雅小

甚矣晉日驕而魯日屈也。十八年報齊。資晉以逞夙憾。幸而勝焉。季武子如晉拜師。平公之享魯使。亦禮之當然者。賓主酬酢。二詩之賦。皆周天子盛時之禮。胡爲乎諸侯之庭哉。大國益以驕。小國益以屈。二詩之意可見矣。黍苗者。宣子以召伯自比。晉侯六月者。季武子以尹吉甫佐天子征伐。六月車徒以康王國。至齊靈公卒。齊晉復平。魯之有求于晉者未已。前日季武子欲以林鐘銘魯功者。獨不愧于臧武仲之言。

載馳。四章

齊人喪君。新君方立。內難未已也。齊改轍事晉。晉受之爲大隧之盟。晉知有齊。不知有魯。氣矜矜然矣。穆叔乃見范宣子爲柯之會。見叔向而有載馳之賦。雖控告之急。叔向許以爲齊之救者。亦料齊人之盟必敗。許以承命救助也。魯人既城武城。明年又預澶淵之盟。是盟也。齊魯二君同歆。是年冬。叔老如齊者。盟會既絕之久。至是復通。君子以爲得禮。

常棣。六章魚麗。小雅南山有臺。小雅

襄公二年。叔孫豹如宋。十五年。宋向戌報之。二十年。季武子又如宋。報向戌之聘。是將約爲明年商任之盟也。宋之所畏者。楚與鄭合也。宋華元嘗合晉楚之盟矣。其于魯也。無會不來。無盟不與者。凡以此也。其使人受宋享。閒閒然雍容如無事時。其禮有足觀。吾夫子以爲殷禮。吾能徵之者。茲非其一乎。三詩之賦。蓋享禮之酬酢也。常棣。季武子之賦。宜家之好。如兄弟也。宋人悅以重賄。宋公享又以魚麗四

章備物及時。此二詩者。季武子酬也。南山有臺。宋公之賦。以厚使人也。以季武子之賢。不辱君命。以請專對。能爲國光輝也。其他晉楚爭宋。以爲成敗。自魚石以來。謂之宋志者。非魯之所敢知。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雅小

范與欒讎也。欒與羊舌黨也。欒氏之禍。成于欒祁之淫于外。羊舌虎之禍。及其兄叔向。叔向得囚。方以幸免不死。自適。或勸以奔亡。叔向因有小雅之賦。此雖叔向之知。而亦宣子之仁。所以得政于晉也。或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欒黶逐范鞅。而以欒祁之淫。逐懷子奔楚。懷子。范氏甥也。羊舌虎之死。囚及叔向。叔虎之兄也。無乃罪相及乎。此可爲宣子惜也。不如何以爲春秋之亂。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雅大惠我無疆。子孫保之。頌周

直哉叔向之爲臣也。方其在難。不肯求救于樂王黻。而伸于祁奚。何也。以樂王黻之貪。而祁奚賢也。樂王黻面伸情于叔向。欲請救之。不應。遂反陷以不忘欒氏之親。祁奚不待叔向之求救。乘急駟而往救之。叔向不死。祁奚不求德于叔向。叔向亦不往謝而朝。大雅之賦者。叔向之賦。言祁之正直。非樂王黻之比也。周頌之賦者。祁奚之賦。有謂于宣子。言文武以惠訓不倦。訓子孫。向之德不可忘。十世宥之可也。嗚呼。三代直道。庶幾見于二詩之賦乎。

謹爾侯度。用戒不虞。雅大

春秋之名節掃地矣。自天子以至庶人。莫不有求。求賄。求車。求金。求玉。求鼎。蓋貪淫之俗也。甚至裂帶

示褊。納璧免死者。其名節可稱。如季文子相魯。無衣帛之妾。晏子相齊。肉不掩豆。鄭公孫黑肱告老歸邑。足以興廉激懦。立名節于貪淫之俗也。黑肱之言曰。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又曰。生在敬戒。不在富也。以此爲其二三子之囑。此君子舉大雅之詩。以爲善戒也。度者。法度也。不虞者。未然也。是時晉楚爭鄭。鄭人奔命不暇。如黑肱之教子者。足以爲世戒。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雅小上帝臨女。無貳爾心。雅大

子產之善爲辭令也。鄭以小國。介乎大國之間。所賴以立者有日矣。春秋之諸侯。會數則兵煩。兵煩則賦重。如晉國之強。范宣子爲政。有所不免者。此子產之書所爲作也。小雅大雅二詩之賦。皆周人以此爲國。以此事天。以此爲基。而立其德。以此爲心。而得其名。不聞其大國是恃。而取重幣于諸侯也。宣子說其言。而輕其幣。詞令之不可已也。如是哉。

我躬不閱。皇恤我後。雅小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雅大

伊尹放太甲于桐三年。必俟其改過而後復之。衛獻公以虐得罪國人。出奔于齊。至是十年。今之衛侯。猶昔之衛侯。無復悛心也。孫文子以一飯之惡逐之。甯子又以一言之許而復之。然公孫剽之立者。甯喜也。既立剽。晉因而定之。今又許衍之入。廢置不定。弑君立君。天下其謂之何。嗚呼。太甲之復歸于亳。苟非伊尹。則甯喜之弑也。甯喜以弑剽書。衛侯以國納爲文。罪在甯氏也。太叔儀二詩之賦。其先見之明乎。不恤其後。不令終也。以事一人。臣節不固。二君出入由之。衛侯衍既復。甯喜死。孫文子以戚召亂。

動諸侯之兵。然書衛侯會夷儀之歲。齊人爲之城郛。當在二十四年。乃在二十五年者。起弑剽之張本。先經始事之一。與魯隱公傳同。杜預之釋以爲誤。妄說也。并表出之。

嘉樂。大雅蓼蕭。小雅緇衣。鄭風轡之柔矣。逸詩將仲子兮。鄭風

孫文子之不臣。非特甯喜也。文子有愬于晉。晉趙武、宋向戌、因爲澶淵之會。以疆戚田。且以三百人戍守衛侯。甘心殺之。以召齊、晉、鄭三國之君。甯喜執而衛侯囚。故齊、衛之請欲免之。晉侯享之。嘉樂之賦。以周天子令德。宜人民福祿。足以及諸侯主盟者之意。國景子、子展、齊、鄭之臣相其君以答賦也。一則天子之澤。蓼蕭也。一則緇衣之賦。善善之功也。叔向命晉侯拜二君之貺。是矣。其意晉以孫林父故執其君。晉肯鬱鬱蒙此名乎。故以殺戌之虐藉口。以明不爲林父也。國子逸詩之賦。以寬衛望。晉子展將仲子之賦。以衆言可畏。晉侯許歸衛侯者。以子展之賦曰儉而壹者。以其詩之有諷體也。杜預之釋。以歸美晉。不及天子過矣。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大雅

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頌

以人反間。此兵家利害也。聲子雖用此以勸子木還伍舉。其實利害之急者。析公、雍子、子靈、苗賁皇、皆楚亡命。楚之所棄。晉之所收也。楚以失士。懷殄瘁之憂。湯以賞罰忠厚。天命錫之福祿。二詩之賦。晉楚用兵利害之決。人才去就之分。不難見也。于是楚人聽之。請伍舉而復之。仍使其子逆之。伍舉世爲楚臣。二詩之諷宜矣。

相鼠。風鄘

齊慶封以景公即位來聘于魯。通嗣君之好也。飾其車以自矜耀。意在以使命夸魯。故孟孫、叔孫皆知惡之。叔孫謂其服美不稱。必以惡終。叔孫又與之食。不敬。夫衣服飲食。君子以此觀威儀。省禍福也。而皆惑之。獨不爲後日奔亡之地哉。今日相鼠之刺。他日茅鴟之刺。其前後不悛如此。夫鄭子臧奔宋。而以鷗冠爲夸。不免維鵜之刺。慶封聘魯。不免相鼠之刺。二詩足以謹君子威儀之戒。

草蟲。

召南鶉之賁賁。風鄘黍苗。雅小隰桑。雅小野有蔓草。風鄭蟋蟀。風唐桑扈。雅小

五音異聲而求同。同則合矣。天下之樂猶是也。鄭衛之聲。樂之淫也。欲求其正而不淫者。文武之相應。君臣之相和。孔子語魯太師者。用此道也。趙孟子七子之賦者。豈知此乎。其爲鄭風一也。七子異賦。不專于鄭志。志異則聲不同也。而鄭之爲鄭。介乎晉、楚。二強國之間。此晉趙孟以盟主強合異爲同。此五音之樂。淫正相雜矣。艸蟲以晉爲君子。子展也。鶉之奔奔。自言國君之淫。伯有也。黍苗。比趙孟爲召伯。子西也。隰桑。以見君子爲樂。子產也。野有蔓艸。以喜于相遇。子太叔也。蟋蟀。以儉禮自居。印段也。桑扈。以禮文自保。公孫段也。趙孟皆因以答其詩之意。且鄭伯享趙孟。七子以詩相禮。是以樂侑食也。而伯有獨暴其國之淫樂以娛客。此趙孟知良霄之不免。

彼其之子。

邦之司直。風鄭何以恤我。我其收之。詩逸

晉、楚以兵敵也。晉爲盟主。趙文子得政。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晉旣許之。因以強令迫諸侯而從之。齊、

秦之大亦從之。其餘小國靡然從風無疑矣。于是有宋之會。凡諸侯之大夫與邾、滕、曹之君無不至者。大抵春秋有厭兵之實。雖弭兵虛文且可息吾民于年歲。亦一幸也。楚人衷甲入宋。彼其君臣肯置晉于度外乎。既曰成言。又曰齊言。亦既信矣。乃又有宋之盟乎。楚人衷甲不肯履齊。秦他國之地則有疑于諸侯間矣。諸侯亦有不與盟者。弭兵虛名果可恃爲久利乎。宋左師乃欲以此幸賞命之曰免死之邑。以書爲請。子罕削而投之。君子于是有二詩之賦。鄭風司直謂子罕也。逸詩之過謂向戌也。此弭兵之舉起于宋向戌。趙文子主其事。

既醉
大雅

諸侯弭兵息民。盛德之舉也。宋人之請。晉人主盟者之賜也。雖楚人倔強亦將屈而受盟者。周家忠厚之懿有征無戰矣。爰自文王以文德傳子孫。武王繼伐耀德以廣文王之聲。初無戰也。楚遠罷如晉。蒞盟報荀盈之聘。以弭兵而來。晉侯享之。賦既醉以晉侯爲太平君子。如成王之持盈守成。偃武修文。不失周家忠厚之懿。意不薄矣。故叔向知詩旨以能養民許之。夫能養民則知政矣。楚政將焉歸哉。

賦詩

盧蒲氏、慶氏皆姜姓也。盧蒲癸娶慶舍之女爲同姓。或人以爲譏。故有詩斷章之賦。說詩章者或三或四。或卒皆有其數。而所謂斷章者特取其一。不責其全矣。春秋各以詩見意于享燕之樂者。用此道也。說詩者之例可以互用。昭然于此。雖然此盧蒲癸之厚自文飾其實。非周道也。傳春秋云。質家娶同姓。

唐杜、劉、范、何、韓、不容辟也。文家娶異姓。周人娶子氏、姜氏、牟氏、爲異姓也。昭公之廢禮娶吳女。起于盧蒲癸爲張本云。

茅鴟。逸詩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說者曰。此先飯之祭也。設食先飯黍。所以辨祭。示不敢頃刻違仁也。慶封何知焉。酣淫貪亂。召盧蒲癸。而使其子慶舍臣之。速死自取。其無上之心。與崔氏等。且其嗜酒迷惑。以飾其不仁之實。其受叔孫穆子之食。汎祭不共。固其宜也。雖以茅鴟之賦。徒強聒之。其志不在是。客不足責。而主人所以曉客者。當如是乎。茅鴟爲逸章。其亦相鼠無禮之比乎。二詩前後如一意。皆出慶封。故并列之。以爲後日殺慶封張本。

行潦。大雅采蘋采藻。召南

行潦。召穆公之詩。采蘋采藻。國風之賦。采蘋藻。酌行潦之水。有齊季女尸之。以供祭祀。此皆詩人語也。魯襄公過鄭。鄭伯適出。故伯有廷勞魯君。不敬。夫魯、鄭同姓諸侯也。所過地主之禮。可忽乎。嗚呼。伯有方嗜酒荒淫。其死亡無日矣。後二年。鄭殺良霄。此其張本。

式微。邶風

三家之無君。復何所顧忌。說者謂襄公出葬楚康王。乘國之無人。季武子因以取卞。乃使公治問公。反誣卞人之叛。襄公不難于失卞。而難於復入也。公賜治冕服之賞。不幾于賞僭乎。式微之賦。榮成伯之

意亦微矣。公治辭邑。絕口於季氏。亦足以愧季氏無君之心。其曰無以冕服斂者。竟何益哉。

王事靡盬。不遑啓處。雅小

周靈王死于魯襄公之二十八年之十二月。至二十九年之五月。公猶在楚會。楚康王之葬。天王之葬。魯曾不知葬之月日。故其缺焉。鄭亦以城杞之役。上卿不在。子展使印段攝行。伯有以爲不可。子展由是有小雅之賦。其曰。堅事晉。楚以蕃王室。其實知有晉。楚而不知有王室。天子弱而無威。諸侯強以怙衆也。傳書魯。陳。鄭。許。四國之君。與十一國之大夫。皆會楚葬。四君至西門外。十一國大夫皆至墓。何暇問天子哉。杜預言周襄卑於晉。楚是矣。

協比其隣。婚姻孔云。雅小

周平王之戌許。母家也。晉平公之城杞。母家也。豈有內虛其國。而外治他人之國哉。平王以此失王族諸侯。晉宜少懲。不可效尤也。晉乃以盟主自恃。偃然坐役諸侯。豈復知有周天子者。不知其政駸駸乎六卿之分矣。子太叔見衛太叔。文子援小雅之賦。譏其輕近族而重遠姻。鄰之不協。是不鄰也。婚姻可知矣。是歲晉侯又治杞田。其母以司馬女叔侯取貨爲怒。嗚呼。雖王者之後。文獻有所不足。終以夷禮自陷。其取地亦夷禮之一也。

周南。召南。國風邶。鄘。國風衛。王。鄭。國風齊。秦。國風豳。魏。國風唐。陳。國風鄘。小雅。大雅。頌。

嗚呼。三百五篇之詩。孔子刪之。子夏定之。言則其志也。經也。歌則其聲也。樂也。無以逃于一瞬目。一歷

耳。此季札所以傳聖賢之心也。是時孔子在孩提之童子夏未生。其曰聖賢者堯舜文武周召之心。孔子夏刪序之意。取諸此也。美哉者七。思深哉者一。廣哉者一。至矣哉者一。舞樂之美哉者三。至矣哉者一。周公之東者一。周之舊者一。陳淫不君。鄆小不譏。後之學詩者。蔑以加之矣。非特以意逆志之得也。至于二南。始基衛之憂。王之懼。鄭之細。齊之大。豳之樂。秦之舊。魏之可爲明主。儉而易行。唐則猶有遺民。遠有令德。陳也。鄆也。曹也。爲甚微。小雅爲周衰。大雅爲文王嗚呼。孔子子夏子所刪序。聖賢之心學其備矣乎。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大雅

淑順爾止。無載爾僞。

逸詩

春秋書人者。微詞也。衆詞也。爵則微之。國則衆之。此法也。以其人之大小緩急。麗之以法者而書之。宋人以天災人喪。有訴于晉。晉爲主瀆淵之會。會者十一國。齊魯衛鄭附以曹滕邾莒薛杞小邾人等大夫也。而皆人之概之于法。人且衆矣。果何益于事哉。君子責之以信。又有二詩之賦。以明信之不可已也。且人之所難辨者。莫難于義財也。晉趙武主會。其力可以辨此。而卒無財歸。宋主會者之罪。罪當在趙武。然魯亦不爲無責。不人而名之曰叔孫豹者是也。其他小國自謀不暇。役役大國之間。何益于恤鄰之義乎。大雅者。言文以信上通于天。以啓周家忠厚之業。逸詩之賦。則不順所止。輒輒載僞。不信而行。此二詩之別。然淑順爾止。不愆于儀。見于詩而曰逸者。豈其疑乎。又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僞。卽見于書。非詩也。

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大雅

葬魯襄公之十二月。卽夏之十月也。是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趙文子老。政多偷惰。重以襄公之喪。不出見鄭之君臣。可乎哉。子產舉晉文公之伯以責之。且銅鞮役民一也。盜賊公行二也。天癘不戒三也。其國內不自憂。何暇憂魯喪乎。士文伯自以盟主之尊。責鄭之君臣者。以其壞垣納幣也。以士匄爲失詞。則子產爲善于詞矣。趙文子悔悟。厚禮鄭之君臣。叔向于是有大雅之賦。是亦直道公議。民事所在。非時語言得失也。且晉大以欺鄭小。慢其君臣。外責幣入。而內怯壞垣。雖曰盟主。不能終庇之于齊。楚此又出三失之外者。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大雅

衛北宮文子因如楚過鄭。其銜命經從。意在楚。不責鄭以使人之禮也。鄭待之其禮有加。如聘客一也。用郊勞之詞二也。北宮文子因覘國而知鄭子產之政。所以免于晉楚之爭衡于鄭者。如執熱之得濯。因有大雅之賦也。竊謂此詩之賦。以鄭之人才。比熱之得濯也。之產知政。引類得人。印段子羽。馮簡子。子太叔。此北宮文子所知。以歸復于衛侯也。是時孔子生甫十歲。論語所載。則夫子既童而冠。得見子產。故有嘉其人曰。裨諶草創。世叔討論。行人子羽修飾。東里子產潤色。凡四君子也。左氏又廣孔子之意。傳之春秋。良以聞見之及也。然論語所書。本得之于魯史所書也。并表而出之。杜預曰。仲尼以襄公二十年生。至是年十歲。子產已代子皮知政矣。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大雅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大雅威儀棣棣。不可選也。邶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大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大雅

荆楚春秋進之于中國。爵曰子者。班之于五等諸侯。魯、晉、鄭、曹之下。而許、莒、邾之上。其亦幸于超躐矣。今乃自王之僭也。君子以其漸被中國詩書禮義責之。北宮文子五詩之賦。如責賢者之備。不已過乎。令尹子圍无君之心。見于顏色者。可望而知。北宮文子得其人于未然。能審其吉凶禍福。雖神巫之察人肝膽。不過如是。其曰威儀之賦者。此中國詩書禮義之訓既久。猶幸進之以此也。圍自言共王長子圍。此其無君之芽孽也。卒之縊死其君。而以疾赴于諸侯。北宮文子之言。驗于是矣。卒章文王順帝之則。文王事商紂。順天意以事惡人。庶幾小國之意哉。

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大雅

犯上之謂僭。害良之謂賊。僭賊則幽隱而無信。反是則信矣。澶淵之會。以宋故也。以子木之知政。猶不免衷甲。況令尹圍之果于犯上。虐于害良。有甚于子木僭賊之尤者。文子自以其仁可法則者。信不信之別也。其曰不爲人下者。晉猶欲爭衡于楚也。然圍既以不信怙強。文子老矣。雖曰信可法則。自此其小弱哉。坎牲加書于牲上。恐晉先歆。加書牲上。其蔑晉甚矣。

小旻。小雅

七國之大夫。既盟楚公子圍。又相與議其後。以其爲臣而君圖。篡逆之不終。已兆于容止威儀之僭。非

特蒲宮二執戈也。伯州犂爲隱其惡。以爲假之寡君。鄭之公子羽。以爲假而不反。州犂又譏子羽以子
皙背誕。卒之圍旣逆弑。犂亦爲圍所殺也。何也。大抵小人情僞。可敬亦可畏。敬者。事之以禮也。畏者。避
之以色也。終不可言語譏評。此樂王鮒小旻卒章之賦。取義喻于暴虎馮河。公子羽知其爲字而敬。字
者。慈愛不犯凶人而敬畏之也。其餘國大夫。或代憂。或樂憂。或招憂。或無憂而憂。皆知不免者。此其善
料士與北宮文子同。

大明

雅大

小宛

雅小

赫赫宗周

褒姒滅之

雅小

嗚呼。犯上之逆臣。未有如芊園之烈者也。爲楚孽子。官則令尹。乃果于犯上如此。夫其享趙孟。賦大明
之首章。不惟蔑趙孟。亦以夸晉也。其以文王自比者。懷無君無父之心。駸駸乎逆天意也。趙孟賦小宛
之二章。其以天之所命。深抑其驕大之氣。然亦不敢正言其非者。圍虎狼也。不得不畏而奉之。自此圍
得志而楚強。趙孟老而晉少懦矣。賓主二詩之意可見。褒姒之賦。似爲巴姬設。共王無子。而寵巴姬。五
孽之立。適以兆芊園之禍。

瓠葉

雅小

鵲巢

召南

采芣

召南

野有死麕

召南

常棣

雅小

襄公元年。十一國大夫爲會者。以楚公子圍娶鄭之公孫段氏女也。趙孟。叔孫豹。曹大夫。以會畢過鄭。
鄭伯兼享之。戒者。猶曰筮日筮賓。先日爲戒。禮畢然後致享也。瓠葉者。義取薄物也。一獻也。子皮不敢
乃具五獻者。重客也。趙孟力辭。私請于子產。止受一獻。則已畢享禮。然後受宴。穆叔賦鵲巢。以晉君有

國而趙孟以鳩居也。采蘩以趙孟不受五獻之享而受小國之蘩以爲信也。子皮賦野有死麕者以喻芋園新婚印段恐其禍鄭欲托庇于趙孟也。孟趙以常棣答子皮之賦以晉鄭兄弟可以相安以圍異姓婚姻猶厖之可使無吠故穆叔子皮與曹大夫興拜曰小國知免者以晉之足以抗楚也。三詩粲然有章曰享曰宴並用賓主禮學詩學禮者可以義起矣。

無競維人。周頌

莒魯附庸小國也。所得分地不多。魯以其亂。叔弓因取鄆之田。務婁、贅胡、滅明。二子又以大厖常儀靡奔。則莒幾空國也。春秋書展與奔吳。不書國爵者。國非其國。爵非其爵。至于去疾。雖自齊入莒。亦以國逆爲文者。猶曰失地諸侯故名之也。展與以小國不量力而奪羣公子秩。羣公子召去疾立之。展與奔吳。君子有周頌之賦以明有國而亡乎人之義。

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大雅

右尹子干之奔晉以圍之篡弑也。秦伯之子鍼先奔晉以車千乘。子干五乘。貧富多寡以車數觀之相絕矣。叔向使二公子同餼者。祿食之秩不害其爲同。后子意欲以富先子干。故以臣與羈齒爲愧。臣者自比晉之臣。羈則寓客也。趙文子以爲疑。叔向答之以德不以祿。德鈞年同則以尊者之國。以平日晉待秦楚之敍其實皆狄人。因以中國禮法分別之也。大雅之賦以鰥寡處子干以強禦處后子。此一詩二意不可不辨。

方舟經說卷五

左氏詩如例下

縣之卒章。大雅角弓。小雅節之卒章。小雅甘棠。召南

魯以周公之故。以諸侯之邦。而用天子禮樂。魯之所有。而諸侯所無者。韓宣子之聘。觀太史所藏之書。則周天子禮樂。盡在魯矣。魯之所有。晉之所無。則他諸侯之國。亦無之矣。此韓宣子之詫見也。或曰。楚之左史倚相。能讀三墳。八索者。今之易也。五典。九邱者。今之書也。古者入國。知六經之教。何獨二經哉。猶今以堯舜。三代之典。孔子所祖述憲章者。大鳴于天下。何啻左史倚相。楚人之讀哉。蓋孔子之所取。三絕編于易象。始隱終麟于春秋者。本韓之所見。太史所藏。周天子禮樂。盡在是矣。是歲孔子甫十歲。童而讀之。幼學之年也。韓子以二經知周公之德者。述文王重易之心。行天之四時。以繫日繫月爲春秋。天子禮樂備于魯。晉無此書。則諸侯之邦。亦無此書也。昭公享韓子。季武子賦縣之卒章。以晉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也。韓子以角弓答賦。兄弟同姓親親也。季武子又賦節之卒章。以晉德可以惠養萬邦。非特魯之私也。季武子又賦甘棠。召伯所憩之木。以比韓子所玩其國之木。以答角弓之意。大哉周天子周公之德。備于此詩。則禮樂之聲音也。韓子初知晉政。爲平公如齊娶婦納幣。因修聘于魯。汲汲于太史氏之觀。此晏子知其爲君子者。有以夫。

淇澳

衛風木瓜

子夏之敍淇澳曰。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入相于周。韓宣子聘魯。以觀其書。太史一事。足以觀其文矣。其與季孫宿酬答之賦。輕重適宜。今之深于詩者。有不能窺其趣也。淇澳之詩。美衛武公之父子也。是行如齊。以其子須逆少姜。父子偕行。淇澳之賦。義取諸此。北宮文子蓋善言詩者。豈苟而已哉。其子須亦晉之上大夫也。木瓜。衛人報齊桓公之賦。其取意遠矣。

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大雅

晉之使。美使也。魯之報聘。亦難乎其才矣。晉來而魯往之。國大小之不敵也。韓宣子以知政而來。叔弓以叔老之子而往。無乃強弱之果不敵乎。晉以宣子之舊。于禮有加。叔弓惴惴遜避不暇。今之循墻降階之容可觀也。每每先君後臣。先國後己。其曰。無敢爲賓。又曰。下臣來繼舊好。自審其小。強弱不敵。叔向大雅之賦。許之以知禮近德。豈誣乎人哉。嗚呼。春秋之亂。襄昭之世。晉、楚、齊、魯、鄭、衛之間。何以君子之多。天運至此。以生聖人。任斯文之責。其亦層衆山以爲太華。積衆流以爲溟渤。吾未嘗不嘆息于此。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小雅

威福者。喜怒之謂也。威則其怒也。福則其喜也。威則刀鋸甲兵刑之屬也。福則錫賜爵祿賞之屬也。齊景公濫刑。而晏子能感之。以一言福齊國。君子小雅之賦。以晏子爲君子也。爲仁人也。祉者。福也。其喜也。以其所以福喜者。止齊景公之刑。所謂以祉已亂者乎。晏嬰如晉請。再以齊女繼室。張趯知之。幾于

逢君之惡矣。嘗與叔向語而稱之。杜預以傳護晏子。不與張趯同譏者。以其請繼室以成晉平公之過也。鄭子太叔曰。張趯有知。猶在君子之後。謂此平公在位二十六年。至是三娶。晉將分于六卿而不悟也。悲夫。是歲魯昭公之三年。晉平公之十八年。齊景公之八年。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鼠相

有禮者。無禮之別。禮之所始。以義起也。然則義者。其禮之本歟。州田。欒豹之邑也。欒氏以此邑亡。范氏、韓氏、趙氏。皆欲之。有義不當得者。晉侯以賜印段。以印段之相鄭伯。可以得州之田。故以策賜之。三卿則各有縣田。義所不當得也。印段。鄭之臣。楚靈王之妻黨。子豐則印段之父也。鄭雖小國。以印段之怵。以楚圍新立。晉侯錄豐舊勞。賜印段以田。以其禮足以得田也。以怵聞于鄭。而以禮如晉。晉方畏其怵。乃能自屈于禮。不以圍之勢驕晉。食父舊德。此受州田之曲折也。相鼠之詩。君子意譏三卿。義不當得州田。而印段之不以其怵而失禮。一章之刺。其嚴矣乎。

吉日。小雅

芊園之惡。子產既知之于數年前矣。始娶鄭之豐氏。欲以兵逆婦。子產使子羽折之。一也。游吉聘。靈王新立。既歸。謂子產具行器。子產期以數年。二也。至是鄭伯如楚。以子產相。靈王賦吉日。以宣王自比。子產探其意。具田器待事。與田江南。三也。夫以靈王侈心始末。子產皆知之。以鄭小國。立于楚大國之間。以子產而與惡人處。鄭亦多君子哉。不然。印段之怵。逢圍之惡。鄭且不免矣。

七月之卒章。幽風

春秋書昭公之三年冬。雹。又正月大雨雹者。冬雹則周十月。正月。周十一月也。宜雪而雹。陰盛陽微。以災書雹也。季武子欲求禦災之道。申豐爲言。以藏冰之道。何也。冰者至陰之積。以救陽疾。陰陽相和。則雪而不雹矣。唯聖人可以感此禦災之道也。七月。豳詩。周公作之。鑿冰窖之凌室。祭祀百官之用。取給焉。夫有冰。則陰氣致用于陽。不爲災矣。陰盛陽衰。則楚盛而中國衰之象。是歲昭公四年。楚靈王主申之會。率十一國之師。而徐戎。淮夷。並在。就會而執徐子。又帥八國之師。因淮夷以伐吳。夫楚之盛。中國之衰也。陰氣之盛。陽氣之微也。禦雹救災。如周公之詩。其可乎。

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逸詩

子產以惠愛見稱于聖人。著于後世。鼂尾之謗。足以累其親。雖子寬之賢。不能不疑者。何也。周公之典。什一之賦。井田之法也。鄭以小國介乎晉楚。無歲不兵。無日不役。加邱賦之數。一牛三馬。以備車乘。雖魯之田賦。履畝而稅者。何知于周公哉。春秋亂世也。無一國不病。無一國不貪。何獨子產之尤。民各有心。而議其上。非豪傑之士也。周公之心。召公不知。子寬不知。子產之心。亦宜矣。逸詩之賦。禮義所存。萬世公議。以聖人爲重足矣。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大雅

大哉吾夫子之言也。公賞公罰。不徇其私。君子以此爲德行修身之具。豈特爲政以順一國人情哉。雖

天下之大。四國之衆。亦將順之。而不敢有違也。仲尼以下七語者。吾夫子援其所聞于先達者。本之周任之言。又本之大雅之賦。高明博厚。與天地同大。叔孫昭子一何幸哉。豎牛既殺。兄又囚父。餓之三日而死。不孝不悌之人。梟首寧風之棘上。有餘戮矣。叔孫昭子之立。牛之功。牛又相之。牛之死。以昭子之請于國人。不以其私。以公天下賞罰。此吾夫子所以大之也。是歲昭公四年。孔子甫十三歲。蓋春秋追述之也。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大雅儀式刑文王。萬邦作孚。大雅

子產于襄公末年得政。褚衣冠。伍田疇。教子弟。已獲民譽。仲尼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是國人既謂其慈惠循良。不特他人。如叔向之詒書也。自伯有、公孫黑之死。二族奔亡多謗。幾欲以刑止亂也。其答叔向書曰。吾以救世是矣。其曰。不及子孫。而乃鑄其言于鼎。名之曰書。以爲鄭不刊之常法。此豈三代亂政作刑之意乎。叔向援二詩。以文王望之。夫文王之刑。則周公三千之屬。成、康措而不用。無一人之獄者四十餘年。三辟之作。果此意乎。不然。則子產當任此謗矣。

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大雅

坎用牲埋書。此漢人造蠱類也。寺人柳欲以是殺華合比。以憾太子佐。太子佐幸免。而合比以此奔衛。傳坎牲埋書以盟者。如漢人之蠱書。皆詛祝也。宋太子幸免。衛太子不免者。宋平公、漢武帝。明不明之別也。平公僅逐華合比。武帝用此殺衛太子。寺人柳、江充。皆起于畏他日太子之立。故爲此以疏閒人。

父子也。嗚呼。華氏之族。左師向戌之言是矣。逐兄而弟代之。兄奔亡而弟代右師之位。其不義於其族。一至是邪。向戌大雅維城之賦。知右師之必不免矣。

爾之教矣。民胥效矣。雅小

諸侯賓客。以禮相酬酢。爲重輕。豈止語言笑貌之間爲哉。贈遺幣帛。如紵衣縞帶報復可也。晉楚之敵。以仇爲交。其使命通聘。自宋之盟以來未久也。楚公子棄疾如晉者。報韓宣子之聘也。宣子之使。不逆于楚。晉欲以不逆復棄疾。此輕重人情之常也。叔向乃以是矯之者。蓋芊圉以來。楚強晉弱。欲不逆客。不可得也。況棄疾有欲王之理乎。叔向小雅之賦。不欲效楚人之辟。而以大國使命待棄疾。曰國君者。其畏之之詞歟。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雅小

楚之君臣。不君不臣。兩失之矣。築章華之臺爲離宮。竭民力而實罪人。靈王不君之失也。闕入王宮。自執其閹。不爲有司所與。乃自請諸王。此芊尹無宇不臣之失也。王飲酒以慢無宇。庇一閹而慢令尹。其失之尤者。芊尹以王匿盜器。與盜同坐。而以紂比其君。其失之尤者。夫以楚獲敍進于中國。僭稱王號。不君不臣。何足深責。而無宇乃以小雅之賦。以周家全盛大一統之勢自況。何不度德量力哉。

彼日而食。于何不臧。雅小

吳楚之僭。進之于人。而謫之于天。人不勝天久矣。春秋末年。吳楚之盛。人不能抗之。晉侯之間。蓋有感

于此也。尙何魯、衛、分地之拘哉。衛君、諸侯也。叔孫豹、上卿也。日者、人君天子之象也。如魯、衛、何足以盡天變。晉侯有問于小雅十月之交之詩。三務之答。臧不臧之政。此詩人本意。何有于魯、衛哉。癰疽膏肓。心腹洞潰。一方病。一方痛。士文伯非所答也。周之四月。夏之二月。周之十月。夏之八月。前以分地。而後以政之不善乎。春秋日食例三十六。宜廣以此意。可乎哉。

鵠雅小在原。兄弟急難。雅小死喪之威。兄弟孔懷。雅小

晉、衛兄弟同姓之國也。晉受孫林父之奔。又受其戚田之入。晉以大國。欺衛小國。晉負衛曲者二。尙何以爲同姓兄弟哉。其親者疏。其疏者可知也已。是時吳、楚、偃然抗衡上國。晉力不能支。反更疏所當親。以自取削弱者。職此之由也。夫以衛襄公之卒。人知其喪。況同姓兄弟乎。范獻子因是以告韓宣子。有小雅鵠之賦。其曰遠人誰敢歸之。意謂吳、楚、桀驚。晉非其敵。亦人情之易惑也。弔死歸疆。范、韓二氏。所以分有晉國者。茲其漸云。

君子是則是效。雅小

左邱明之于吾夫子。豈唯好惡同之。其助吾夫子多矣。且張本之說。先經始事。是歲魯昭公之七年。距孟僖子卒之年。孔子三十五歲。則昭公之二十四年矣。以孟僖在鄭相昭公不知儀。在楚不能答效勞。既歸魯乃始講學。吾夫子是年止十五歲。志學之年。而先經所始。乃二十年前事。此左氏之助吾夫子也。曰孔邱聖人之後。必有達人。一也。鼎銘二也。援臧武仲之言以重之。三也。明孟懿子、南宮敬叔之得

師爲同門生四也。記吾夫子之言以明孟僖子之補過爲君子五也。小雅之賦乃二十年後事。左氏助吾夫子之意其以此夫。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小雅

左氏論日食前後二詩相戾也。衛侯、叔孫豹、果卒、魯、衛君臣同譴。旣得之矣。燕燕居息。盡瘁事國。則人臣勞逸不均。意指叔孫豹之爲人臣。始終不常。自速天譴也。又言十月一歲十二月爲合朔日辰。陰盛陽微。則日食。十二次分野當之。此詩意也。夫前後二詩折衷十月之交。前後相戾如此。學者所未曉。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小雅

君子小人之分。能言不能言之別也。君子能言。言之嘉也。以安其身。小人不能言。言之僭也。以災其身。叔向援言以稱師曠爲君子。而有小雅之賦也。石言于晉。有無未辨也。而乃因此以託諷于晉。虎祁之築。以召非言之物。師曠能言之。叔向能知之。其曰子野者。字之以爲君子者。以別他人之有言。紛紛于世。強聒而無補于事。叔向非唯知言。又知詩。杜預以爲與今說詩者小異。昔之說詩。專以爲讒言亂聽也。哿嘉也。巧言者非正言也。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大雅

文王創周之業。于商之天下。三分有二。民去商卽周。去苛俗而卽樂土。其于靈臺、靈沼也。芻蕘之采。雉兔之獲。文王未嘗不與民人共此囿之樂。詩人大雅之賦。以歌文王靈德之及。不以地爲廣。不以囿爲

夸也。魯政歸三家。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郎囿之築。公乎私乎。叔乎季乎。魯史之公。豈季之囿。叔孫昭子之譏勦民。且援文王之詩。罪在昭公。不在季氏也。傳釋之以爲書士功之時。豈春秋之意乎。南蒯欲以費逐季氏。歸其室于公。必季氏囿也。

陳錫載周。大雅

變高、陳、鮑、齊之四族。強弱之不侔矣。變高、怙強。欲攻陳、鮑。謀之不密。爲陳、鮑所先。能以弱爲強者。何也。變高、逐六子。陳桓子皆反之。分三邑益其祿也。且以變高、凡四敗。來奔于魯。陳、鮑分有其室。殺之而受其利。仁者不爲也。桓子乃能聽晏子之言。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景公予以莒之旁邑。又辭之。穆姬、君母也。以高唐予之。然後受。傳殺其事。而以大雅之賦比之。且大雅文王創周之業也。小白用之。猶足以霸。陳氏卒有立于齊者。能施之心也。昭公八年。楚滅陳。蓋自陳哀公之死。陳亂。楚滅陳而縣之。九年。復書楚會于陳。又書陳災者。以明虞舜之後。不予楚滅也。

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小雅

莒者。魯附庸邑也。三家分有公室。而取其地。莒有不服者。季平子倡兵柄。而二子從之。春秋以三人者。書之。不欲季氏專之。以明莒爲公室之附庸也。左氏乃專之季氏。時有亳社之祭。執莒俘用之。以明示得意。是甘心爲忍人者。臧武仲小雅之賦。以周公之不饗爲言。知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而用人之祭。自三家始也。然宋用鄫子祭社。楚用蔡侯世子祭山。犬豕之牲無異也。魯祀周公。不應有此。莒可殺不

可用也。悲夫。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小雅

齊之變。高二氏同出。惠公爲二公子也。春秋書變。施來奔。而不及高彊。彊卽子尾之子也。慶封之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以示不貪。及其將死也。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其車而送之。其子高彊。勿克負荷。以奔于魯。嗚呼。高氏自慶封以來。累世之惡。至高彊尤甚。非獨一身之積。昭子小雅之賦。傷高彊自以一身集累世之惡。不自我後先者。其一身負此惡名也。悲夫。

蓼蕭。小雅

天子之詩。魯非所予。而宋非所受也。以周天子之恩澤。惠及四海。猶零露之被草木也。華定以宋元公新立。銜命使魯。豈懵然于詩之專對者哉。旣不知所取。其不答賦者。亦宜也。是時魯昭公以莒人取郟之愬。畏晉之罪。三家亦將不免。華定之意。輕魯國君臣也。蓼蕭之四章。出于杜預之釋。果當時享禮之所當賦乎。宋魯異姓。非宜兄宜弟。如同姓之親者。華定固非。而魯昭公君臣可免乎。昭子所謂工子料人。拙於謀己者。

祈招。逸詩

小人固有終身爲惡。自悔于一日之善。有不得者。以天道好還也。辛圍之惡。極力終身。僅乃得國。凡三十年。豈不知子干之逼。助之以晉。如抱火積薪。求所以遁死者。此子革之言。所以易感也。方其乾谿之

次愛周鼎。貪鄭田。大城陳。蔡不羹。其勃勃凶焰。豈易震撼。一聞祈招之音。廢寢與食者。知一死之不免。天理之不容也。不然。雖百子革摩厲一夕。何益哉。是歲昭公三十年。吾夫子年甫冠。顏子少孔子二十歲。方生之年也。其曰克己復禮爲仁者。當後追感靈王。自克其不仁。以成其仁。因以教顏子也。不然。靈王之死。距顏子之問仁。歲年亦遠。祈招者。祭公謀父作祈父。爲周之司馬。以止穆王滿之蕩。祇宮則免死之地。或曰。靈王羽衣執鞭。欲以車轍馬迹周四海。如穆王滿之長年。非畏死也。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雅小

子皮以鄭國之政授子產。交手相付。如父子繼述也。子皮死。子產哭之哀。國人徒善其哀。知己之死。此無與爲善者。誠然之說也。且以子產德業之美。學術之奧。改作不失爲惠愛。剗裁不流爲苛刻。其曰有德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者。此子產心術也。吾夫子重之。又稱其爲惠人。又稱其仁。以止其不仁之謗。子產之所以取重聖門者。誰適之自哉。知有子皮。則知有子產也。且以小雅之賦。特以平邱之會。爭承自日中至昏。以折晉人之貪。雖子太叔亦凜然奪氣于其側。子產特以憂國爲樂。茲所以爲邦家之基也。其曰合諸侯者。齊服于晉爲盟也。藝貢事。爭承也。

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雅小

狄人之患。周家八百之業。于以啓聖也。太王避之。文、武、成之。周公膺之。至于春秋。始終見于書者。一一可懲也。曰戎。曰荆。楚。曰赤白狄。曰秦。曰徐。戎。曰淮夷。曰吳。曰蠻。戎。曰茅戎。二伯所以成霸功。諸侯所以

敵王愾者。用此藉口成熟也。昭公十六年。中國無霸主。吳、楚自相仇敵。齊伐徐。楚殺戎蠻。蒲隧之盟。齊人取甲父鼎之賂。以夸示懾威。茲叔孫昭子所以興無伯之嘆。而有小雅之賦也。幽王時。驪戎滅周。鎬京舊地。爲秦奄有。東遷以來。伊洛被髮而祭。皆戎也。尙何周文、武之業哉。其所責執政大夫。以訴其勞。如昭子之賦者。非所恤也。

野有蔓草。鄭風。蒹葭。鄭風。褰裳。鄭風。風雨。鄭風。有女同車。鄭風。蘼兮。鄭風。我將。周頌。

鄭聲者。歌聲長言之。蓋詩之淫風也。吾夫子與顏淵言四代禮樂。有及于放鄭聲者。惡其聲之淫也。若乃以詩言之。所謂六卿之賦。雖曰鄭詩。其曰不以辭害意者。斯其別也。一別之正。烏者。所謂多淫者乎。竊嘗以其國風二十一篇觀之。大率夫婦男女。如溱洧之類。籜雜其間。至于關乎美刺者。不害其體之正也。六卿之賦。鄭志者。皆有擇也。野有蔓草者。子皮之子子齋之賦也。蒹葭者。子產之賦也。褰裳者。子太叔之賦也。風雨者。駟偃之賦也。有女同車者。子旗之賦也。蘼兮者。子厚之賦也。韓宣子以六卿賦不出鄭志。以爲君子數世之主者。一一隨其所賦。審訂其語而答之。唯子齋、子產、子太叔三人耳。是歲韓宣子聘鄭。鄭伯享之。旣畢。因六卿之餞。以觀其志之向背。果何如也。是歲四月。宣子聘鄭。晉侯以八月卒。六子之心。所以望晉殊岌岌矣。宣子賦頌之。我將。以馬將意。且以天威爲畏。子產率五卿拜貺。賓主之禮。粲然可觀矣。

木菽。小雅。菁菁者莪。小雅。

竊謂周官三百六十。詩三百五篇。昔人所爲禮經三百。無乃通稱之數乎。孔子家庭之訓。退而學詩。退而學禮。與周南召南之學。非特以授伯魚。亦孔子雅言諷誦之常也。所謂三百者。豈二經之槩乎。不然。孔子生晚。周未有六經以前。韓宣子所見于舊典禮經。如易象春秋者。皆周公制作。如之何以辨之。其或同或異也。小邾穆公朝魯。昭公燕之。因詩以觀禮者。賓主小雅二詩。相爲獻酬。自今視之。皆有體要。主人求所以重客。客思所以報主人者。何昔人能之。今人不能也。嗚呼。六經旣作。吾夫子以來。學者有白首不能窮一經者。舊典之學。今廢矣。悲夫。

亦有和羹。旣戒旣平。醴假無言。時靡有爭。商頌德音不瑕。風豳

嬖幸給使。與奴隸等耳。豈可使之與聞政事。必不得已。如左右僕臣。亦必辨其和同二義。正人端士之。所以事君者。梁邱據。嬖幸之人耳。晏子則齊之執政也。景公遄臺之田。徒樂其語言軟美而悅之。其同者亦未必是也。而況和平二詩之賦可也。非所以責梁邱據。如曰醴假。大政也。曰德音不瑕。王言無瑕玷。若乃嬖幸奴隸之人。語以大政宥密。則非其職。其人則必奄腐寺人。與聞德音。此豈人君任用美事。晏子乃以是望據。過矣。後世分南衙北衙。廢立征伐。進退人物。至有國老門生天子者。其始禍於此乎。韓愈贊梁邱據。或猶之可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大雅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大雅不競不綏。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遄。商頌

書之九德。士德之全也。三德而有家。六德而有邦。然亦難乎其全矣。所謂九者。曰寬。曰柔。曰愿。曰擾。曰亂。曰直。曰簡。曰剛。曰強。皆士之吉德。必有以調節宣暢。然後用之。槩之以寬猛二者。寬則濟之以猛。猛則濟之以寬。不固執以自陋。爲不該不偏之士。此子產所以授子太叔之政也。子產以刑書封洫。致蠱尾之謗。上累其親。人不曰子皮教之何也。子皮之舉子產。傳之以心。知其爲吉德。君子子產之政。則子皮之政。其所以取馮簡子。裨謚。子太叔者。合衆德以爲全。豈特三德而有家者哉。逮其告傳政於子太叔。則所賦之詩。寬濟猛。猛濟寬。其曰和曰平者。心傳之術。卽子皮所授之術。初得之於不言。能言子皮。則可與言子產。不然。子太叔以寬德致盜。豈心傳之學。庸有未盡乎。子皮卽公孫舍之子也。

不解于位。民之攸壻。大雅

位者車也。道者載也。君子以位載道而行。如車遵路。不可失也。一失其位。如覆車朽載。無以行道也。然君子有不得其位者。如蔡世子朱。豈知所守之位。可以君其蔡之民哉。自周公封蔡仲。蔡之爲蔡可知矣。楚靈王滅蔡。平王之立。復立蔡。蔡人以失國之久。褫魄於此。蠢蠢矣。自保不暇。敢計其位。位不自安。敢言息民乎。如世子朱有不足責矣。春秋之責君子。叔孫昭子之言。大雅之賦。足以爲有位君子之戒也。世子國之儲君。平公死。朱當嗣位。不以適子之位自居。何以靖蔡國之民。他日出奔不終。兆於此矣。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大雅

楚人篳路藍縷。以啓山林。一同之地。方百里也。歷四賢君。不以拓土役民爲事。謹守其國。以德爲險。不

以城也。芊園陵上國。滅陳。滅蔡。城不羹之地。則乾谿之辱。誰適兆之。囊瓦之政。有懲於此可也。欲以城郢郊。尤此沈尹戌大雅之賦。止述四賢君爲爾祖之念者。可以想見四君以來。欲大而反小。欲強而反弱。城郢非守險持久之術也。嗚呼。楚入中國。中國不足以敵之。則必有異國者。更出迭入以勝之。吳滅巢。沈尹戌又言之。郢雖地強且大。何能自保乎。

餅之罄矣。惟壘之恥。小雅

餅小而壘大也。瓶以爲汲。壘以爲洗。此祭祀禮器也。王世子朝之亂。敬王出居。諸侯當任其責。主盟者之憂也。春秋晚周。諸侯自憂不暇。何暇憂王室哉。鄭子太叔見范獻子言之。獻子又與韓宣子言之。欲會諸侯謀之。嗟夫。白大人然後救火。何益於焦頭爛額哉。嫠之於緯也。當恤不恤。當憂不憂也。憂固有此者乎。子太叔小雅之賦。餅壘之喻。其言懇切。足以聳動獻子之心者。茲所謂美秀而文者乎。是時子產旣死。子太叔新知鄭政。蓋昭公之二十四年也。

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大雅

吳、楚雖習水軍之利。皆不知兵也。楚貪吳人之疆。以舟師略地者。恃越與巢。首尾腹背。緩急可如左右之臂。彼其兵之出也。有輕吳之心。吳入襲其後者。楚人之所不知。越大夫。越公子。以舟應之。而二帥從王。則公子倉與壽夢也。竟不能出楚地而還者。吳人襲其後。反喪其所得。春秋書曰。吳滅巢者。如受大兵之滅人國也。鍾離。楚之附邑。皆其所恃以應援者。所謂二姓之帥此也。杜預以巢及鍾離爲二姓之

帥誤矣。吳人舐糠及米。前日城郢。適所以致吳也。沈尹戌不能救。徒懷厲階之憂。不爲無罪。卒之十年後。吳入郢者。此其張本。

新宮。逸詩車牽。雅小

禮樂征伐。文武二者。天子之權也。權出天子。猶不免十世之失。自諸侯大夫陪臣。其世數或五或三。可知者。非其出而出之。孔子之所親見。春秋之書。所謂禮樂征伐者。權出于天。消息盈虛之理也。詩者。禮樂之音。生於人心者。晚周之世。士大夫心術日急。一日有不足錄者。魯叔孫婁之聘宋也。爲季孫逆婦。以卿出境。已爲非禮。安能怪桐門右師之賤其族人爲非禮乎。宋公享昭子。以新宮之詩。猶曰新室。許以女適季孫。叔孫賦車牽。以媚宋婦也。賓主對泣俎豆閒。樂祁者。桐門右師之諸父行也。因佐賓主禮。而知其喪心必死。卒如其言。

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雅小

卿爲君逆婦。而乃用於大夫之家。尙何有於君臣之際哉。春秋書孫叔婁如宋。無不曰聘者。以逆婦示貶也。且其於人倫有甚悖理者。季孫公若。季平子之諸父行也。乃從昭子行。以聘于宋。是爲猶子娶婦也。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公若從行者。以其甥之爲宋妻。其意在敗其猶子之婚。曰勿與之說者。幾以國事謀之婦人也。政在季氏四世。昭公朝夕自保不暇。公若之敗婚。何益於昭公。中外之計。適所以速魯禍也。樂祁大雅之賦。蓋傷昭公搖搖將出。以臣逐君。猶爲國有人乎。是年公孫于齊。以

明公之出不復入。若遜位然也。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大雅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逸詩

五星緯天。而行其變者。彗也。其所變之度。分野之國當之。不必專主一緯之變。見不見。昏明爲候也。曰彗。曰孛。曰欃槍。曰蚩尤旗。曰天狗。皆緯星之變也。譴謫示人。大者亡國。小者覆軍殺將。故人君畏之。然春秋書彗亦少矣。天子弱。諸侯強。彗不爲周出。而爲諸侯出。諸侯以凶德相濟。分野十二國所次。一緯之變。雞犬相聞。齊變而魯不書者。亦理之常然也。齊則彗矣。齊侯禳之。何預於魯。杜預乃以見不見爲釋。妄矣。晏子答齊侯二詩之賦。蓋明文王基周。以德格天。而蒙其福。夏商末年。不能脩德格天。而失其民。亦周之所監。乃天下之大也。天子畏天之戒。豈一齊一魯所能拘之哉。晏子言齊當以彗爲畏。不以彗爲患。二詩所以勉之也。

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小雅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天子諸侯大夫。世凡三變矣。天子東遷。一變也。諸侯更霸。二變也。大夫分國。三變也。豈唯世數之不免。要亦天道消息盈虛之數也。春秋末年。盟會皆大夫專之。齊、晉、楚、衛皆有變。所變之國。無國不爲大夫也。齊景公路寢之嘆。景公得之目睫。而爲後日心腹之慮。豈暇計其子孫。齊爲陳氏。景公之憂。然以齊大夫視他國大夫。一律也。景公德不足以庇一國之民。而陳氏豆區釜鍾公私異。

用取予異數。恃其勸分小數。以是爲德。未足多也。陳氏用之以移齊民。晏子小雅之賦。無德與女者。義有取此乎。至於四民不易業。以禮嚴君臣之分。景公自以爲不能者。雖然。晏子不能容吾夫子於國。何區區禮之足云。嗚呼。其君千駟之馬。無得而稱也。其臣孔門三尺之童。羞道之。其曰禮者。君臣徒相蒙也。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大雅

晉三卿之家橫矣。祁奚之善。叔向之直。乃不能庇其子孫乎。祁盈殺祁勝。以其淫也。家政何預國事。羊舌我。叔向之子。盈之黨也。荀躒受勝賂。反譖之於晉頃公。頃公懵然受其訴者。以三卿利十縣之地。而欲吞噉之如此。雖公室有不免矣。司馬叔游大雅之賦。以世亂爲憂。卒殺勝以快主心者。度知不免於一死。三卿之手。共利在十縣之地。非以專殺也。是歲魯昭公二十八年。公在乾侯。

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貺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大雅

文王。周始基之王也。三分天下有二。猶事商。受以福。其後之子孫。至於平王東遷。賴諸侯之伯功。以扶持衰緒。日已遠矣。晉政之在大夫。計所得分地。比之文王孰多。其所積累。比之文王孰得。披兩族十縣以自利。此魏獻子代韓宣子之政也。挾公室之勢。封殖親黨。以厚其藩垣者。凡七大夫。乃以舉親賢。藉口成鱗。以文王之德比之。大雅之賦。得無以是託諷乎。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大雅

春秋立法。權賞罰也。唯其公而已。魏獻子分祁氏、羊舌氏、十縣以自利。私也。其舉七大夫。公也。賈辛、司馬烏。又以納敬王之功。魏獻子舉之。仲尼聞賈辛得舉。援大雅之賦。以爲一忠足以舉國匹休。垂名無窮。是歲魯昭公二十八年。孔子已四十九歲矣。其賦大雅。以明賈辛之忠者。豈徒然哉。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大雅

魏獻子不臣之心。幸禍於周。以挾晉室。行南面之禮。馴致有國。其子宣子。其孫文侯。其漸於此也。敬王出居。以子朝之亂。至徙洛陽避之。東遷至是。凡三徙都。鎬京以來。周不爲周矣。其曰成周。城成周。不過合諸侯大夫爲盟會。以行天子威令。如是而已。而乃據非所據。不唯上欺公室。彼知有王室乎。南面之位。不臣之心。以爲幸。此禍會可揜而取也。衛彪傒則知之。大雅之賦。以天威爲言。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其一者。猶若假之。其二者。不臣之心。必然之理也。戲豫馳驅。豈特慢君令。瀆天威而已哉。是歲昭公之三十二年。孔子已五十三歲。韓、趙、魏并范氏、中行氏。知氏乃在。孔子既卒。敬王之後。元王之立。魏已立國。遂并晉爲文侯。孔子弟子子夏。猶及爲文侯師。南面之僭。履霜之漸。可不懲乎。

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小雅

春秋嚴一王之法。以大一統也。是可二乎。一王以下。曰公。曰諸侯。曰卿。皆曰王臣。諸侯各以官爲二可也。謂之曰王。則春秋大一統之法。曰王正月者。以天統三辰。以一氣統四時。無有二也。晚周法壞。王之

有二吳、楚之僭。春秋抑之曰：人曰子，不以王書者，法在故也。趙簡子問史墨：意以三家逐君，自況其無君之心，史墨淫巫也。以魯況晉，援小雅之賦，以媚趙簡子。後世亂臣賊子接迹，無國無之，誰適啓之？陵谷遷變，天地災異，非以王之有二數之當然也。史墨之誣，三卿分晉之兆也。悲夫。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大雅

吳入郢之禍烈矣。然楚王之奔，幸以身免者，得士之力也。吾得五人焉：司馬戌敗吳師，三戰皆傷，竟死之。忠也。季芊，楚王之妹，鍾建負之以從王于郢，盜攻王于寢，王孫由于以背代王受戈，義也。鄖公辛之弟懷，以楚平王殺其父蔓成，然而欲讎之，其兄辛止之，反欲殺其弟，仁也。鬬辛兄弟以王奔隨，吳人追之，間之以隨，吳欲復楚，累世之怨，勢將不免，王之兄子期，貌似昭王，請代於隨人，卒庇楚王，而以好詞答吳，吳人義之，乃退，孝悌也。嗚呼！楚幾亡國而不絕者，孰謂楚而無士乎？大雅仲山甫之賦，鬬辛以教誥其弟，於此詩可無愧矣。

無衣。秦風

楚之伍員、申包胥，二臣相友善也。於君親之義，惟忠惟孝，春秋之法，所當褒之也。伍員自楚奔吳，教吳兵法，因吳兵以復父奢之讐，鞭平王之墓，此其孝也。申包胥初與子胥期曰：爾覆之，吾必能興之。致秦兵以全楚於草莽播越之餘，此其忠也。或問二人忠孝孰先，曰：子胥先。吳用子胥之法，與楚抗衡上國，如創業之臣也。吳入郢，楚王僅免死，賴秦兵以興楚國，楚之忠臣羽翼者衆，或推或挽，非特包胥一人。

如中興之臣也。無衣之賦。秦人以答包胥之忠。或曰。爲包胥出師而作。則與序詩者意小異。秦康公在魯文公十年立。無衣之賦。則秦哀公也。卒葬在魯定公九年。

靜女之三章。

邶風竿旄。邶風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召南

寬猛相濟。二者爲政之德也。寬則濟之以猛。猛則濟之以寬。二者未有偏任而爲政者。鄭政自子皮授子產。子產授子太叔。子太叔授駟歊。凡四傳政柄矣。子皮於子產。得之於忘言。子產躬行之。始鑄刑書。不免蠱尾之謗。上累其親。吾夫子命之曰仁。命之曰惠。所以救其猛政之謗。而約之以寬也。其終也。子產明言之以授子太叔。曰。有德則一。之於寬。次則以猛。子太叔不能用其寬。又失其所謂猛。以致多盜。逮於駟歊之嗣政也。幾欲以猛懲太叔之政。故有取於鄧析竹刑者。刻之竹簡書。不知鄭所鑄之刑有不足歟。世輕世重之制。又當何如。竊意駟歊之政。亦殺人之政也。殺人而攘其善。盜其法。君子援三詩之賦。凡以明其猛政之偏也。靜女之彤管三章。不以女淫壞史書之法也。竿旄取其忠之可以告人也。甘棠取召伯之決訟也。嗚呼。駟歊之忍心如此。濫於用刑。何益於鄭削弱之政乎。杜預釋之。以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書。不知果何所據。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邶風

晉齊爭衛。衛之不幸也。趙鞅圍衛。晉以齊故也。兵之曲直可知矣。衛人自作弗靖。而猶求之。其伐邯鄲。午是也。午。晉大夫也。助晉爲宜。衛一朝而受二敵。涉佗成何。猶挾前日援衛侯之勇門焉。師乃退。旣而

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者。以拔衛侯手。衛得藉口以叛。晉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有衛風之賦。不過譏涉佗以無禮自速其死也。嗚呼。晉不能抗齊。又不能庇衛。又歸罪其國之二大夫。晉之無政甚矣。猶謂國有人乎。

揚水卒章之四言。唐風

縱橫之言。所謂鬼谷術者。盛於戰國。芽蘖於此。駟赤之取郕地是也。始侯犯以郕地叛叔孫也。徒以不從叔孫之謀。殺公若。公若死。侯犯以郕地致齊師者。駟赤之謀也。且叔孫之言曰。郕地社稷之患。乃援揚水卒章四言爲賦。四言者。吾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心知侯犯之謀。而密以圖之可也。其反覆捭闔。非唯侯犯墮其計中。齊人亦爲之出兵以逆侯犯。卒之郕地入魯。侯犯奔齊。此不幾於戰國縱橫之言乎。其所賦唐詩。憂深思遠。真唐之遺風歟。

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大雅

衛之父子。吾夫子有所不爲者。父子不正。則君臣之分不明。其他可知。吾夫子言之曰。正名者。茲其是也。靈公有子而逐之。欲立郕也。郕不應。夫人欲立亡人之子。輒已不知有蒯瞶。趙簡子乃欲以兵納之。戚之戰曰。世之云者。以子未忍絕之於父也。趙簡子以一衛世子之入戚也。一朝而受三敵。鄭也。范也。知也。外則立衛君。內則并二卿。又與鄭爲戰。兵名之不立。尙何卜之問。樂丁援大雅之賦。且曰。謀協以故。兆詢者。取人謀之同也。乃受三敵。并二卿。背腹爲患。其取勝者幸也。且其誓師之辭。簡子則以范氏。

中行氏、藉口、蒯瞶則生名晉、鄭二君、以三祖爲禱、此豈三王誥誓之語乎、車下之役、與車下之跽、不以一死苟免爲幸、乃振振然以勝爲矜、其鄙也夫、

不懈于位、民之攸暨、大雅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商頌

嬖大夫者、君側之佞幸人也、一以將順柔媚、逢君之惡、所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如梁邱據者、於吾夫子有助焉、齊人夾谷之會、孔子誅齊僇、其爲禮甚嚴、齊要魯車三百乘、孔子欲歸其所侵田、以待命、齊人之辭既屈、猶欲以禮享孔子、孔子因梁邱據以達意、齊侯乃不果享、據之爲嬖、庸有益於君、不專於佞幸也、今駟秦之在鄭、爲嬖大夫、以佞幸而得車服、前日戚之戰、鄭以敗績書、而嬖大夫以富侈聞、以致殺身、必有以稔成國惡而不知恥者、鄭人惡之、子思二詩之賦、豈無意哉、是時鄭方懲敗衄之餘、又有晉、宋之憂、而嬖人乃以侈富自媚、二詩所以懲之也、

方舟經說卷六

左氏君子例

君子者。當世君子之論。左邱明取之。或孔子也。然有孔子。又有君子。君子者。似出左氏品藻。似例非例。凡七十三。作君子例。

潁考叔。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

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實無益也。

宋殤公卽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

衛殺石厚。君子曰。石碚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

鄭二公子敗燕師。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陳桓公失鄭。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

鄭取郕。防以歸魯。君子曰。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不貪其土。

鄭莊公舍許。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許服而舍之。無累後人。

鄭莊公詛射潁考叔者。君子謂莊公失政刑矣。邪而詛之何益。

鄭息有違言。息伐鄭。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犯五不韙。

右隱公十一年凡十例。

視聘射王。鄭伯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社稷無隕多矣。」

鄭公子忽辭齊婚。君子曰：「善自爲謀。」

魯平宋。鄭宋辭平而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屢盟無信。」

鄭以高渠彌爲卿。弑昭公。君子曰：「鄭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復惡已甚。』」

右桓公十八年凡四例。

衛侯朔入。放公子黔牟。甯跪乃卽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

魯伐邾。降齊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楚以息嬀故伐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其如蔡哀侯乎？」

鄭伯自櫟入。用強鉏。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

鬻拳以兵諫楚子。自刖爲閹。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自納於刑。」

齊桓公就家飲陳敬仲酒。曰：「臣卜晝不卜夜。」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弗納於淫，義與仁也。」

右莊公三十二年凡六例。

右閔公二年闕。

里克殺公子卓。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斯言之玷，荀息有焉。」

隨叛楚。楚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
楚子過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之。楚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戎車不邇女器。
鄭子臧。鷁冠奔宋。鄭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不稱也夫。
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也。攻楚也。
晉殺顓頊。祁瞞舟之僑。君子謂文公能用刑。三罪而民服。

右僖公三十三年凡六例。

彭衙之戰。狼瞫馳秦師死焉。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怒不作亂。可謂君子。
魯大事太廟。躋僖公。君子以爲失禮。逆祀也。皇皇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問我諸姑。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封穀尸。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

魯逆婦姜。卿不行。君子是以知出姜不允於魯。貴聘賤逆。

楚滅江。秦伯降服出次。君子曰。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秦穆之謂矣。

秦伯任好卒。以三良殉。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宜哉。

邾文公卜遷於繹。利民不利主以卒。君子曰。知命。

右文公十八年凡七例。

宋華元殺羊食士。不及羊斟以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私怨敗國。

邲之戰。鄭石制入楚師。欲分鄭而立魚臣。鄭殺之。君子曰。史佚謂毋怙亂。謂是類也。

晉宋、衛、曹、四大夫盟清邱。宋非其君之意。君子曰。清邱之盟。唯宋可免焉。

右宣公十八年凡三例。

宋文公卒。厚葬。用殉。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

蜀之盟。蔡侯、許男、乘楚車爲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失位。不列於諸侯。

蜀之盟。晉辟楚。畏其衆。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善用其衆乎。

晉侵沈。獲沈子揖。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

吳伐郟。以句吳入伐。季文子曰。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

僑如。叔孫也。不書姓。婦姜。書姓。舍族。尊夫人也。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

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右成公十八年凡六例。

穆姜爲櫬輿。頤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虧姑成婦爲逆。

楚子重伐吳。吳人要擊。取駕。獲鄧廖。君子謂子重所獲不如所亡。組甲三百。免者八十。被絲三千。免者三百。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君子謂祁奚能舉善。建一官而三物成。

定姒、襄公母也。賤而無櫬。匠慶略季孫蒲圃之櫬。季孫不能禁。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楚共王以陳叛，而自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君子謂楚共王於是爲不刑，不明於法教也。

季文子卒，無衣帛之妾。君子是以知其忠於公室。

范宣子來聘，告用師於鄭。季武子賦彤弓。宣子曰：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新軍無帥，晉侯以卒乘官屬從下軍。君子曰：范宣子讓，變鑿爲汰，弗敢違也。

吳乘楚喪伐之，養由基設三伏誘之，敗吳師。君子以吳爲不弔。

吳立太子札，願附曹子臧以無失節。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

楚公子午爲令尹，用公子橐師等八人，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

鄭公孫黑肱將卒，歸邑於公曰：二三子生於亂世，貴而貧，不在富也。君子曰：善哉。

鄭伯歸自晉，使子西聘晉，辭曰：寡君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

晉執衛侯，衛以女女晉，乃釋之。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宋左師以弭兵請賞，子罕削而投之。君子曰：邦之司直，樂善之謂乎。

澶淵之會，謀歸宋財，失信。君子曰：信其可不愼乎？卿不書，不信也。

襄公薨，子野毀而卒，立公子裯，生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右襄公三十一年凡十七例。

莒展與立。奪羣公子秩。去疾入而展與奔吳。君子曰。莒展不立。棄人也夫。

齊景公問市貨貴賤。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屢賤。君子曰。晏子一言。齊侯省刑。

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禮。敬而不違。受賜命之策。君子曰。禮人之急也。伯石汰不失禮。猶荷其祿。

印段以父子豐受州田之賜。初。欒氏亡。三卿皆欲之。及文子爲政。其子欲取。勿許。君子曰。弗知實難。

楚子合諸侯於申。用召陵之禮。問禮於宋。鄭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

謂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

昭公如晉。晉以爲知禮。女叔齊曰。是儀也。不可謂禮。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鄭葬簡公。弗毀游氏廟。日中而塤。君子謂子產知禮。

許悼公飲世子止之藥以卒。君子曰。盡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邾黑肱以濫來奔。重地故名。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

右昭公三十二年。凡九例。

鄭駟歇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可以加於國家。棄其邪可也。

晉人討衛之叛。由涉佗。殺之。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爲遄死。

右定公十五年。凡二例。

巴伐楚。子國卜之。曰。如志。卜師王曰。如志何卜。遂敗巴師。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志曰。聖人不須

卜筮。

右哀公十八年凡一例。

左氏聖語例。

左邱明於傳春秋也。以吾夫子一言。遂以好惡同於聖人。凡傳所謂君子者。或謂其尊所聞於吾夫子也。而又有仲尼、孔子並稱。或追述所聞。親見其事。然後爲好惡乎。其曰。吾夫子與君子如二例。以杜預所釋三事。起於踐土。皆曰。違凡變例。以起大義危疑之理。示後學以褒貶大法。聖人作經之意。凡三十二條。附之君子如例。

晉文公重耳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且明德也。

趙穿攻晉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杜預曰。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也。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宣子使趙穿。立之。

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得免。衛人賞之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仲尼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晉伐偃陽。秦堇父輦重如役。陬人紇挾門以出門者。杜預曰。堇父。孟獻子家臣。紇。陬邑大夫。仲尼父。二父以力相尙。堇父生秦丕茲。事仲尼。

齊侯問臧紇。欲伐晉而與之田。臧孫激怒不受。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不施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宋向戌謀弭諸侯之兵。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爲禮。仲尼聞。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

鄭然明以學校謗國政。欲毀之。子產曰。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

仁。吾不信也。杜預曰。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是始十歲長而後聞之。

叔孫牛囚父以死。殺仲昭子卽位。不以爲勞。牛奔齊。孟仲之子殺之。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

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周穆王欲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子革爲楚靈王誦之。王不能自克。以有乾谿之辱。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晉雍子與邢侯爭鄩田。叔魚攝理。雍子納其女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邱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

也夫。

郟子來朝。昭子問曰：少皞以鳥名官，何故？郟子曰：吾祖也。黃帝以雲，炎帝以火，共工以水，太皞以龍，少皞以鳳鳥，顓頊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郟子而學之。旣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衛公孟縶狎齊豹作亂，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皆殺之。琴張名開字牢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不弓，不進。曰：虞人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鄭子產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太叔不忍猛而寬，故多盜。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母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遹。和之至也。

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田爲七縣，羊舌氏爲三縣，凡十大夫。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晉趙鞅、荀寅取陸渾地。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

魯陽虎自齊載葱靈車，寢於其中而逃。自宋適晉，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夾谷之會，犁彌言於齊侯曰：「孔邱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邱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彘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之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彘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

齊人加载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邱使茲無遷，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齊侯將享公。孔邱謂梁邱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氏墮郕，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費人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二子奔齊，遂墮費。杜預云：「仲尼時爲司寇，定公十二年。」

叔孫州仇帥師墮郕。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書帥師者，用衆也。不言伐而言墮者，毀其險固也。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將有死亡焉。君爲主，其先亡乎？」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魯司鐸宮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杜預曰：「親盡而廟不毀也。」

楚子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不移疾於令尹、司馬。」卜河爲祟，又不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

郊之戰，孟武伯帥右師，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左師入齊師，右師奔。孟之眚殿，公爲昭公子也。與其嬖童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諸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初，衛太叔疾出奔宋，其妻宋子朝之女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後疾嬖其初妻之娣，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疾出臣向魋。欲害孔子者。

季孫欲以田賦，改法重賦也。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邱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

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用田賦。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邱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九月歷官失一閏。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車子微者。鉏商名。獲麟。以爲之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蒯瞶入。衛侯輒來奔。石乞、孟黶以戈擊子路。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渾良夫通孔文子妻伯姬所致也。曰。柴矣其來由也死矣。孔懼立莊公。

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邱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慤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杜預曰。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襄公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也。公羊穀梁終獲麟之一句。弟子欲記聖人之卒。以續夫子之經。故經終於此。二十二年庚戌。則七十三。二十三年辛亥。則七十二。兩說小異也。

繇詞

專之渝。壤公之鞠。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驪姬爲夫人。事在僖五年。

賦

狐裘虺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士蔣作詩也。築蒲。屈事。僖五年。

童謠

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旗。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晉伐虢事。僖五年。

筮詞

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秦伐晉。僖十五年。

繇詞
歸妹

士刲羊。亦無盭也。女承匡。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言。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羸敗姬。車說其輻。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邱。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墟。惠公死之明年。重耳入。僖十五年。

器銘
禮至滅邢之器

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殺國子。僖二十五年。

輿人誦言。
古氏

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晉侯城濮之戰。僖二十八年。

古人有言。鄭執訊詞。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文十七年。

城者謳

睥其目。瞞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也多鬚也。棄甲復來。宣二年。

驂乘答

牛則有皮。犀兕尙多。棄甲則那。宣二年。

役人再謳

從其有皮。丹漆若何。宣二年。

謬語。楚伐蕭。軍中不敢正言。

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麴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叔展言曰。目於晉井而拯之。若不爲茅絰。哭井則已。宣二年。

筮詞。晉欲伐楚。卦遇復。卜者辭曰。

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成十六年。

夢歌。聲伯夢涉洹。淚下化爲珠。玉盈懷三年。言夢而卒。

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

虞人之箴。周太史辛甲。辛甲。武王太史百官爲。

芒芒禹跡。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襄四年。

國人誦。臧紇救鄆。敗于狐貍。此逆喪者之誦也。

臧之狐裘。敗我於狐貍。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儒侏儒。使我敗于邾。襄四年。

繇辭。孫文子卜辭。

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襄十年。

築者謳。宋皇國父爲平公築臺。子罕請俟農功畢弗許。

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襄七年。

輿人誦。子產從政一年。

取我衣冠而褚之。畜也。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我其與之。襄三年。

又誦。子產從政及三年。

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襄十年。

讒鼎銘。叔向對晏子。

昧且不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昭三年。

鼎銘正考父廟之鼎。

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饋於是。粥於是。以餉余口。昭七年。孔子生。已十八年。

投壺晉穆子辭穆子荀吳也。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昭十年。

齊侯舉矢答辭

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齊君有弱晉君之意。昭十二年。

鄉人歎南蒯以費叛。

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

鄉人歌南蒯飲鄉人酒。

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昭十年。

童謠鸛鵒魯大夫師已聞之文成之世。

鸛之鵒之。公出辱之。鸛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鵒跕跕。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鸛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鸛鵒鸛鵒。往歌來哭。昭二十年。

野人歌宋人歌衛夫南子貞。

既定爾婁豬。曷歸吾艾緘。定十年。

萊人歌。齊景公老而無子。欲立嬖人子荼。實羣公子於萊。

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士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景公既葬。稱諡而歌。哀五年。

三占辭。趙鞅卜救鄭。過水適火。

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

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爲火師。姜。姓也。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

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哀九年。

筮辭。陽虎筮泰之需。

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

焉。乃止。哀九年。

乞糴隱語。吳申叔儀乞糴於魯大夫公孫有山氏。二人舊相識。

佩玉藥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楊之父睨之。哀十年。

對語。有山氏。

梁則無兮。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哀十年。

尼父誄辭

昊天不弔。不愍遺一老。屏余一人以在位。熒熒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以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哀十六年。

繇辭。衛侯夢渾良夫。叫繇辭。天無辜。貞卜之辭。

如魚窺尾。橫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哀十七年。

齊歌。齊人不答齊人稽首。齊人責之。因歌此辭。

魯人之臯。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哀二十一年。

右詩類共三十六事。以繼詩之刪序所不及者。附爲詩類補六義之遺云。占筮辭八。賦一。童謠二。銘三。誦四。謳三。答一。虞箴一。古人言一。投壺辭二。歎一。歌五。謬隱語三。誄辭一。凡三十六事。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說 經 舟 方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 者 李 石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 C 六三〇一

章

